

十七史詳節



東漢詳節

光緒壬寅秋月
上海書局石印

東萊先生東漢書詳節目錄

卷之一

帝紀

光武皇帝

建武三十一年

明帝

永平十八年

卷之二

帝紀

章帝

建初八年

章和二年

和帝

永元十六年

殤帝

延平十一年

安帝

永和七年

中元二年

元和三年

元興二年

元和六年

永嘉一年

延光四年

順帝

永建六年

永和六年

建康一年

冲帝

永嘉一年

質帝

本初一年

桓帝

建和三年

元嘉二年

永壽三年

永康一年

靈帝

建寧四年

光和六年

建光一年

陽嘉四年

漢安二年

和平一年

永興二年

延熹九年

嘉平六年

中平六年

獻帝

初平四年

建安二十五年

皇后紀

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卷之三

志類

律曆

郊祀

五行

卷之四

志類

郡國

輿服

卷之五

列傳

劉玄

興平一年

光烈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禮儀

天文

百官

劉盆子

十七也羊角 目錄 東漢

王昌

龐參

李憲

虞秀

公孫遂

李通事光武

鄧晨

朱應事安順

鄧訓事明帝

寇恂事光武

劉永

張步

彭寵

隗囂

齊武王續孫建

王常

朱欽

鄧禹事光武

鄧騭事安帝

卷之六

列傳

馮異事光武

岑熙事順帝

賈宗事章帝

蓋延

臧宮

耿種

岑彭事光武

賈復事光武

吳漢事光武

陳俊

耿弇

耿京事明帝

耿夔

耿恭 事章帝

卷之七

列傳

銚期 事光武
下同

王霸

祭遵

祭彤

任光

任隗 事章和

李忠 事光武

萬脩 事光武

邳彤 事光武

劉植 事光武
下同

耿純

朱祐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俊

堅鐔

馬武

卷之八

列傳

竇融 事光武

竇固 事明帝

竇憲 事章和

竇章 事順帝

馬援 事光武

馬客卿

馬廖 事明帝

馬嚴 事章帝

卓茂 事光武

魯丕 事章帝

劉寬 事和帝

伏隆

韓歆

蔡茂

馮勤 事光武

牟融 事明帝

卷之九

列傳

宣秉 事光武

王丹

杜林

范滂 事明帝

承宮 事明帝

趙典 事章帝 兄子温

馬防 事章帝

馬援 事章帝

魯恭 事章帝 安帝

魏霸 事和帝

伏湛 事光武

侯霸

宋弘

郭賀 事光武

趙熹 事光武

韋彪 事章帝

張湛

王良

郭丹 事光武

吳良 事明帝

鄭均 事章帝

桓譚 事光武

馮衍事光武

申屠剛事光武

鮑昱事光武

鄧暉事光武

郎顛事順帝

郭伋事光武

孔奮

廉范事明帝

蘇章事順帝

羊續

陸康

卷之十

列傳

樊宏事光武

陰興事光武

馮魴事光武

鄭弘事光武

梁統事光武

馮豹事順帝

鮑永事光武

鮑德事順帝

楊厚事順帝

襄楷事桓帝

杜詩

張堪

王堂事安帝

蘇不羣事靈帝

賈琮

樊豐事順帝

朱浮事光武

虞延事光武

周章事安帝

梁竦事明帝

梁商 事順帝

張純 事光武

鄭玄 事靈獻

鄭衆 事明帝

張霸 事和帝

張陵 事桂帝

陳元 事光武

司馬均 事和帝

卷十一

列傳

桓榮 事光武

桓典 事靈獻

丁鴻 事和帝

法雄 事安帝

馮緄 事順帝

楊璇 事靈帝

王望 事光武

淳于恭 事章帝

梁冀 事順帝

曹褒 事明帝

鄭興 事光武

范升 事光武

賈逵 事明帝

汝郁 事和帝

張楷 事順帝

桓郁 事明帝

桓彬 事靈帝

張宗 事光武

滕撫 事順帝

度尚 事桓帝

劉平 事光武

趙孝 事明帝

江革 事明帝

劉般事元明帝

周磐事和帝

趙咨事靈帝

班固事明帝和

劉愷事和安

蔡順事安帝

班彪事光武

卷之十二

列傳

第五倫事明帝

宋均事明帝

寒朗事明帝

東海恭王事光武

東平憲王事明帝

朱暉事明帝

樂恢事章帝

鄧彪事章和

徐防事章和

胡廣事安桓

鍾離意事光武

宋意

光武十一子

沛獻王事明帝

廣陵思王事明帝

朱穆事沖質

何敞事章和

張禹事章和

張敏事章和

袁安事章和

卷之十三

列傳

張謇 事明帝和

周榮 事帝和

陳寵 事帝和

班超 事明帝和

梁懂 事和安

卷之十四

列傳

楊終 事明帝

翟酺 事安順

應劭 事靈獻

爰延 事桓靈

王充 事帝

仲長統 事獻帝

卷之十五

列傳

李恂 事帝

龐參 事安順

橋玄 事桓靈

韓校 事帝和

郭躬 事明帝

陳忠 事安帝

班勇 事安帝

李法 事和帝

應奉 事桓帝

霍諝 事順帝

徐璆 事靈獻

王符 事順帝

明帝九子

陳禪 事安帝

陳龜 事順帝

崔駰 事帝

崔琰事安順

崔寔事桓帝

周燮事安帝

黃憲事桓帝

徐穉事桓帝

姜肱事桓帝

申屠蟠事靈帝

卷之十六

列傳

楊震事安帝

楊秉事桓帝

楊賜事靈帝

楊彪事靈帝
于涪濟附

章帝八男

清河孝王章帝子

河間孝王

張皓事安順

張綱事順帝

王冀事安順

王暢事桓靈

种嵩事順桓

种拂事靈帝

杜根事安帝

樂巴事桓靈

劉陶事桓靈

李雲事桓帝

劉瑜事桓帝

尹勳事桓帝

卷之十七

列傳

虞翻事安順

蓋勳事靈帝

張衡事安順

卷之十八

列傳

馬融事安順

左雄事安順

周勰事桓帝

黃琬事靈帝

卷之十九

列傳

荀淑事順桓

荀悅事獻帝

鍾皓事桓靈

陳寔

陳譙事獻帝

李燮事靈帝

傅燮事靈帝

臧洪事獻帝

蔡邕事桓靈獻

周舉事順帝

黃瓊事順帝

刁翹事靈帝

荀爽事桓靈獻

韓韶事靈帝

鍾瑾

陳紀事獻帝

李固事順桓

杜喬事順桓

卷之二十

列傳

吳祐 事桓帝

史弼 事靈帝

趙岐 事靈獻

張奐 事桓帝

陳蕃 附未傳

卷之二十一

黨錮傳

劉淑 事桓帝

杜密

魏朗

巴肅

蔡衍

張儉

劉儒

何顯

左原

孟敏

延篤 事桓帝

盧植 事靈帝

皇甫規 事順帝

段熲 事桓帝

王允 事桓帝

李膺

劉祐

夏馥

范滂

羊陟

岑暉

賈彪

郭太

茅容

庚乘

賈淑

史叔寶

黃允

王柔

符融

許劭

卷之二十二

黨錮傳自實武以下皆列傳此云黨錮誤

實武事桓帝

何進

鄭太

孔融事靈獻

荀爽

皇甫嵩

朱雋

董卓

劉虞

公孫瓚

袁紹

劉焉

袁術

呂布

卷之二十三

循吏傳

衛蠆事光武

任延事光武

王景事明帝

秦彭事章帝

王涣事桓帝

許荆事和帝

孟嘗事順帝

第五訪事順帝

劉矩

事桓靈
下同

仇覽

事和帝

卷之二十四

酷吏傳

董宣

事光武

周紡

事章和

陽球

事靈帝

宦者傳

鄭眾

事章和

孫程

事安順

單超

事桓帝

曹節

事桓靈

張讓

事桓靈

卷之二十五

儒林傳

劉昆

事光武

任安

事順帝

張興

事光武

劉寵

事和帝

樊豐

事光武

黃昌

事順帝

王吉

事靈帝

蔡倫

事桓帝

曹騰

事桓帝

侯覽

事桓靈

呂強

事靈帝

注丹

事光武

楊政

事光武

戴憑

事光武

孫期 事光武

牟長 事光武

尹敏 事光武

楊倫 事安順

伏恭 事光武

薛漢 事光武

召剛 事章帝

趙暉 事章帝

董鈞 事明帝

周澤 事光武

鍾興 事光武

李育 事明帝

服虔 事靈帝

許慎 事獻帝

卷之二十六

文苑傳

杜篤 事光武

傅毅 事章帝

歐陽歆 事光武

宋登 事順帝

孔僖 事章帝

包咸 事光武

任末

杜撫 事明章

楊仁 事明章

衛宏 事光武

丁恭 事光武

孫堪 事光武

張玄 事光武

何休 事靈帝

謝該 事獻帝

夏恭 事光武

黃香 事章帝
安帝

李尤 事和帝

葛龔 事安帝

崔琦 事桓帝

張升 事靈帝

劉梁 事和帝

侯瑾

福衡 事獻帝

卷之二十七

獨行傳

譙玄 事元武

彭脩 事明帝

李善 事元明

陸績 事光武

雷義 事順帝

趙苞 事靈帝

卷之二十八

方術傳

王喬 事明帝

劉珍 事安帝

王逸 字叔倫 附

邊韶 事桓帝

趙壹 事靈帝

邊讓 事靈帝

高彪 事靈帝

李業 事元武

范式

王恇

陳重 事順帝

范丹 事桓帝

王烈 事獻帝

李郃 事和帝

樊英 事順帝

費長房

左慈 事獻帝

華陀 事靈帝

荀子訓 事獻帝

卷之二十九

逸民列傳

野王二老 光武

逢萌 光武

王霸 光武

井真 光武

高才 光武

法真 光武

陳留老父 光武

向長 光武

周黨 光武

嚴光 光武

梁鴻 光武

韓康 光武

漢濱老父 光武

龐公 光武

卷之三十

列女傳

鮑宣妻

姜詩妻

樂羊子妻

皇甫規妻

王霸妻

曹世叔妻

曹娥

董祀妻

蠻夷傳

東夷

西南夷

西域

天竺國

鮮卑

南蠻

西羌

南匈奴

烏桓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目錄終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一

帝紀

光武

范曄南史宋文帝元嘉元年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通判家
章懷太子賢唐祖士濟賢高宗子元二年立為皇太子張大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葉興收廢稱世祖法能給前業曰光克定禍

南陽蔡陽人南陽郡今鄧州縣蔡陽縣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劉敬曰敬曰敬文官出自景

孤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鼻頭高準日角謂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

武事田業王莽天鳳中王莽建國六年改為天鳳此少始字通之長安受尚書舉通大義莽末天下連歲

災蝗寇盜蜂起蜂起或作蜂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

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行河圖讖劉氏復起李氏為輔遂與定謀通市兵弩起於宛光武遂將賓客還

春陵時伯升已會眾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及見光武絳衣大冠董已與通志曰大冠者謂

更始元年二月立劉聖公為天子以伯升為大司徒光武為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下之莽

聞漢帝立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為軍吏選鍊武術招

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豹犀象之屬以

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威未嘗有也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光武通出城收兵莽軍到城下且十萬圍之

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威未嘗有也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光武通出城收兵莽軍到城下且十萬圍之

數十重列營百數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

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六月光武自將步騎十餘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

大敵勇甚可怪也光武復進連勝遂前諸將既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通與敵死者三千人

衝其中堅莽兵大潰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馳詣宛謝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九月三輔豪

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官徒十二百人督大使前整頓官府於是

致僚屬作文移又書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司隸置從事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

婦人衣諸子婦人衣諸子或曰諸子大抵衣也如婦人之袿衣子書無編字讀漢書作編至音其勿反楊

如今之半臂也前又曰按官字書無印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

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通遣光武持節北度河鎮慰州

郡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王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威逼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於是光武馳駕南轅晨夜兼行囊犯霜雪至滹

沱河無船通過冰合得過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

去此八十里光武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光武於是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響應上谷太守

耿况魚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拔其城

誅王郎收入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誘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光武

為蕭王灑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解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歲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皆

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今宋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秦豐自號楚恭王豐從黎王張

張

步起琅邪今海州蕙惠起東海今海州延岑起漢中今梁州田戎起夷陵今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別
號諸賊銅馬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諸賊或以山川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強盛為號各領部曲眾
合數百萬人在寇掠光武將擊之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眾秋光
武擊銅馬於鄴鄴古先反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悉降破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
意勅令各歸營勒兵通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言
歟由是皆服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

建武元年正月諸將議上尊號光武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

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

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時不可留眾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

至鄴今趙州高邑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其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

龍開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今二百曆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

大周之白魚易足比焉武王伐紂洩孟津白魚躍入王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

鄴六月即皇帝位通鑑書吳曰光武本紀其說皆得大尊號光武遠至前皆在四月前而漢書云

三五反叛更始賊亡按是年六月己未光武即位是月甲子鄧禹破王匡等於安邑王匡張印等運奔長

安通謀以立故紹興時共始更始然則三五反叛應在光武即位之後夏秋燔燔告天祭天曰燔燔告天

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屬者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秀與兵

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謹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卯金為劉字也春秋漢禮圖

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為建武改鄴為高邑○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為天子八月祭社稷九月赤眉入長安

更始奔高陵詔封更始為淮陽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焉十二月赤眉殺更始而沈
翼據隴右

二年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
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
里優幹的棧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
適違諸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節制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而子孫長為漢藩士子
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三月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惡之其
議省刑罰○六月立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郎謁者從官秩各一等郎官秩六石已下初莽末
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族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族今字書麻叔尤感野藜藿成被於
山阜人收其利焉三年閏月馮異亦肩戰于峭底峭底大破之餘眾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亦眉遣使
乞降亦肩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十月幸春陵祠園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光武舊宅在今
南宅南二里有白水馬
則張行所謂龍飛白水

五年二月壬申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夏旱蝗詔曰久旱傷農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
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務進柔良退介酷各止厥事焉十月幸魯使
大司空祠孔子初起大學車駕還宮幸大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六年正月詔曰往歲旱水蝗蟲為災救價騰賤人困乏朕惻然愍之其令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而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
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并合者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省損十置其一

致堂胡氏曰是故王莽建諸侯千有八百人附城之數亦如之俸祿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崩之禍光武初起若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吞爵祿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給員位失士夫之望也即位既不年矣天下向平是又常人欲增修文物粉飾治具之時而乃獨見遠覽併縣國預吏員其後人書調役亦從簡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猶舊魚而裕其水牧羊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赫然中興亦宜乎又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以往者師旅未解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收田租三十稅一如曰制高呼人君意在斯民其見豈之遠如此乎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為之論也

○十月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三十稅一如舊制漢帝二年是歲初罷郡國都尉

官貢又曰按郡有都尉國有中尉時罷都尉官年不當有國子

七年正月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罕財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積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矣亥悔日有食之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其令有司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詔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四月詔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遺詔公車公車名八年閏四月帝自征隗囂西河太守竇融率五都太守與車駕會高平潁川盜沒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貢父曰按文多一守字若云太守之兵不合去太守九月帝自征潁川盜賊皆降

九年隗囂病死其將王元立囂子純為王○三月初致青中左校尉官貢父曰按前史廢置官皆用置字武為司徒致滄屬符致之義可作致字合立官宜作置置義前文遂誤此字改作置無疑十年冬十月來斂等大破隗純於落門王元奔蜀純降左平

十一年春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四月省大司徒司直官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初

斷州牧自還奏事

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京師今斷之哀帝改制史曰州牧

十二年夏甘露降

○六月黃龍見

○十一月吳漢滅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

詔邊吏有力不足戰則守

遠虜科敵不拘以逗留法

逗留是曲行避敵也漢法軍行

遣驃騎大將軍杜茂

宗族

眾郡施刑屯北邊

其詳秋補次謂之此刑築亭候修烽燧

夜則舉燧

夜則舉燧

夜則舉燧

十三年正月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

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通煩擾道上

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

太官掌解膳飲食

○二月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已降趙王良為

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為宋公周承休公姬常為衛公省并西京

○四月吳漢自蜀還於是

大掣將士班勞策勳

班布也勞力到反偏布勞

宋之有功者策書記其勳功臣增邑更封三百六十五人

其外咸思澤封者四十五人罷左右將軍官建威大將軍耿舍罷益州傳送公孫述督師郭廟樂器葆車

與筆於是法物始備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大書調役從務簡寡至通十存一焉

○九月日南徼外蠻夷

獻白雉白兔

十四年四月封孔子後子為襄成侯越為人任責自稱太守遣使秦計

遣使秦獻

並西域國都中獻反

計謂人虛名今計既

是歲莎車國都善國

十五年吳漢上書請封皇子通詔羣臣議高密侯禹等奏曰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

子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莫德賞勳功臣宗室咸蒙封爵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宜定號位以

廣藩輔厥塞眾心制曰可六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

七年

改青中左校尉為越騎校尉詔下州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郡檢嚴整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十六年春交趾女子微側反略有城邑○九月郡國摩盜處處並起○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撻他狀反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徒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說文粟賜穀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是歲始行五銖錢武帝始為玉幣時廢今始行之

十七年十月廢皇后郭氏為中山太后立陰氏為皇后○辛章校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

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史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哭曰吾理

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是歲莎車國遣使貢獻

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武帝初置部刺史成帝更置牧表帝復為刺史又復為牧魏王莽望華至建武元年復置牧今改置刺史

十九年春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夏伏波將軍馬援破交趾斬徵側等○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

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索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

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二十年省五原郡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二十一年冬鄯善車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宣帝置秩比二十帝以中國初定未遠外事通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二十四年正月匈奴莫鞮上於六反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十月比自立為南單于於是

分為南北匈奴

二十六年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扶用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德祿遣中郎段郴

授南單于翼綬通鑑考異曰帝紀今年春使段郴賜翼綬使匈奴中郎將是史高之賜亦未可知決在元

反今春置之至傳賜翼綬在狀其置中郎將是史高之賜亦未可知決在元今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請闕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

襄陽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

二十七年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夫又改大司馬為大尉以太僕趙喜為大尉大司農馮勤為司徒

二十八年正月賜東海王彊虎賁旆頭鍾虞之樂○十月北匈奴遣使貢獻乞和親

二十九年二月日食遣使者舉寬獄出繫囚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為廢貧不能自存者粟人

五斛

三十年二月東巡狩

三十一年陳留雨穀形如稗實詳草之似穀

中元元年正月東巡狩通鑑考異曰中元元年四月改元王陵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

登封泰山甲午禱于梁父梁父山在泰山之北也禱者祭也○二月幸魯進幸泰山辛卯祭望岱宗

愈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地底靈應而朱草萌生朱草生於地中者○夏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固疾皆

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章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今天

下清靈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大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

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

布圖識於天下

二年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二月帝崩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友制度務從約省莫原

陵○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

攻取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母曰魏朝日反過龍引公卿將講論經理夜分通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問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日五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遺事追功臣而進文吏散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左傳曰於文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飲其馬使

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詳前曰此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為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志惡劉氏以錢久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後更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時曰明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項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常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行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賢曰夷王中微大盜多國詳前九縣風回三精靈卷九縣九州也風回謂人感法非神也及後光

武誕命靈親自甄沉獲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絕虎為羣長殺雷野高鋒慧雲詳前

英威既振新都自焚王莽為新都侯乃始封之度劉庸代紛紜果趙度劉皆殺也謂公孫述稱帝也

澄四閭重擾三河河南河東也水澄謂未晴等皆州未歸光武也神強通顯神強通顯神

命系隆我漢音系係也車書共道靈慶院啟人謀成賢明明廟漢利起難斷

互註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書之信詳前審黃石存已桑荆玉潤以謝西域之寶卑

辭幣以禮向奴之使

誠言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外將

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

馬史

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迺知帝王自有真也

上才明勇略

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

馬史

時內外廢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

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通捶撲牽曳於前辱臣莫敢正言

仲德

投戈講藝為論道

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蠶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逞浮上疏諫自是易化

簡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王府而權歸列舉之吏浮復上疏諫子世宗仁聖之事既讓帝王之道備

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先恭乎孝文嘉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于世宗仁聖之事既讓帝王之道備

矣魏因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基魏創基冰洋之

上立足枳棘之林權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文爭循道化於亂離中興以

後復增教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中興在

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襲去就之節重於跡矣魏長於民間頗達清微見稼穡艱難百

姓害苦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薛王恭之繁寔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衣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

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數引公卿將列于禁坐廣求良瘼納風謠故能

內外離解百姓寬息然建武水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未浮數上諫書皮功

峻政魏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

圖書遁逃山林自是莫不把負遺策雲會京師修起太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之于其中

魏林干戈稍戢專事經學魏立號高邑奉旗四座首策之臣運籌出奇魁怒之蘇如虎如虯師之

侯向無不披靡

魏

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旋常蒲啤之所名價相望於殿中矣

魏

明帝

顯宗孝明帝諱莊

漢書曰方曰明

尤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帝生而豐下

杜預注在傳云十歲能

通春秋尤武奇之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中元二年二月

即位年三十四月詔曰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于上下微音懷柔百神惠於黎庶朕承大

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懷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違

高宏侯為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嘗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其以高為太傅答為驃騎

將軍○十二月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勅有司務順時氣使無凋擾今選舉不貴於佞未去權門請

託陵吏取手以手請者百姓熱絕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案亦其人止

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玉珮綬履以行事禮畢

登靈臺詔曰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鼓社福舞功德其珥持公禮畢

此其子焉又自有其分天下云云祖功德之所致朕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

之八極而處子素性頑鄙臨事益懼百僚師尹其勅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三月謁辟

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之禮謂中元

雍也助眇小子屬當聖業初行大射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凡事五更安車頓輪供綏執授僕王設警公卿

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行更代事者酌酒飲之所以整口視哽在前視在後視在側視在後視在側視在後視在側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於庭三老季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其賜榮爵關內侯

考異曰帝紀廣詔又上言季躬而下獨封榮似疑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秩奉終厥身○甲子西巡狩幸

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是歲始迎氣於五郊四方之北各祭其

三年正月詔曰朕奉節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史官即掌天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

三時謂春夏秋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十月奉祭光武廟初奉文始五行武德之舞文始本神詔舞高祖

舞春史名五行武德高祖四年二月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京師久無霜雪春不凍木凍於冰反言煩勞羣司積精禱求而此

再得時雨宿麥潤澤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

逢惡氣遭德則興遠于商周德既衰鼎乃淪亡史記曰周武王時鼎之祥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獻得

其理邪太常其以約祭之日夏祭曰禘商祭曰饋周祭曰饋陳鼎於廟以備器用

八年十月臨辟雍養三老五更

九年四月詔司隸部刺史歲上書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計偕也

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聞是歲大有年史記曰五年大有年為西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師名中書與考學

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其不受職者不為侯也十一年閏月南巡狩幸南陽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壇罷和之以娛嘉賓

十二年正月漢湖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漢書曰時麒麟白雉醜象嘉禾所在出焉

歡致養仲尼墓于有棺無槨費錢百餘萬存益俗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

盡於墳土丁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真靡破積世之業以供朝夕之費史記秦德公始為伏社子

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悉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眾有司具申明科禁宜於今者

十三年二月帝耕於籍田○四月汴渠成巡行河渠詔曰自汴渠決敗如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澤澤濬廣溢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網紀令兗豫之人多被水患又以為河流入汴與冀愛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糴囊之費百姓無陷弱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募堤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陶丘再成同陶丘形如累兩孟今故厲嘉玉潔牲以禮河神庶繼世宗瓠子之作瓠子地武帝嘗決于決河

十五年二月東巡狩耕于下邳○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冬車騎校撤上林苑校撤謂以木相貫穿

十七年正月甘露降於甘陵是歲甘露仍降甘露降於樹然則實降於陵也帝紀誤以原為甘樹枝內

附謂木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修耳僬僥盤木白狼動結諸種前後慕義貢獻

氏之尺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命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

○十一月遣奉車都尉晉固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崑崙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

車師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句刀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官帝置都護元帝置戊己校尉

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其理究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嶽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

雲致雨者長吏各潔齋禱請冀嘉澍澍謂之反時雨○八月帝崩年四十八英顯節陵○帝邊奉建武

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光武為子求即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即官上

應宿出宰百里

史記曰太微後二十五星即位也

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

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於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

前代十二言少刑也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並見本傳夫

豈弘人之度未復乎

贊曰顯宗承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勝善勝猶備嘗朝物朝儀省薄增陵永懷廢典下身遵道

廢典謂明堂辟雍之禮也漢書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慈惟帝績增尤文考

互註追感前世功臣通圖書二十八將於南宮南宮臺馬武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射禮單正坐自

講又多召名儒布在廟廊梁卓至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見龍之法服去後宮之

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宮商之滛業興農桑之上務法固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

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獲免獲免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京師坐明堂而朝

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程劄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察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

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儒林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

帝紀

章帝

肅宗孝章帝諱旦顯宗第五子也法溫克中儀曰章古今注母貴人永平三年立為皇太子少寬容

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十八年八月即位年十九〇冬十月詔曰朕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

三事三公也。王在可三。及諸侯通行者不肯晨夜。王。

子推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厚后百

僚勉思獻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

事有司奏言考明劬勞日昃身御浣衣食無兼珍澤錄四表遠人慕化德優偃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旋

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思不服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貫六藝不啻晝夜功烈光于

四海仁風行于千載而深欽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于太武之堂間祀共進

武德之舞制曰可

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有司明慎選舉進存良退貪猾順時合理寬獄五教在實帝典所美懷悌君子大雅

所敷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三月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論以賢才問以

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稟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或以百數既非

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舉前世舉人貢士或起明畝不繫閭閻史記曰明其得日敷奏以言則

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大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五月初舉孝廉郎中曹博有謀任典誠者以補長相長謂廉長

二年詔曰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麻典莫肯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賊令自三

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

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四月詔齊相省水絃方空穀吹綸絮絃音色水音色綸絮如水穀也

者言吹噓可成前漢齊有日服官故詔齊相罷之

三年正月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三月立賢氏為皇后是歲震陵獻芝草

四年四月立皇子慶為皇太子○十一月詔曰三代傳人教學為本漢承秦亂儒術建立五經為置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東漢

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選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嚴氏謂嚴彭祖顏氏謂顏芝

安等大小戴禮黃德戴聖也

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頗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修典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

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即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

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博士恭奉帝親稱制臨決如考宣甘露石渠故事前書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作白虎議奏今白是歲甘露降

五年春庚辰日食詔公卿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問焉其以嚴穴為先勿

取浮華○甲申詔曰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薄五赦四濟及名山能興雲

致雨者務加敬焉○五月詔曰朕思遵直士側席異聞通布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瀆略聞于大夫之志

矣時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令外官多職並可以補任○

久始行月令迎氣樂○是歲懷陵獻艾草八月八黃龍見

七年六月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立皇子肇為皇太子○八月飲酎高廟掃祭光武孝明正月旦作酒八月或名曰酎

言也十月岐山得銅器形似酒樽獻之又獲白鹿

八年十二月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

真也其令詹僑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氏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元和元年正月中山王馮來朝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十二月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遺一

人犯罪禁至三屬父族母族妻族莫得垂纒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異之更始也詔

人犯罪禁至三屬父族母族妻族莫得垂纒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異之更始也詔

以前妖惡鑿鑿者一皆蠲除之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二年正月詔曰諸懷妊者也賜胎養假人三斛○又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

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憂之其苦之安靜之吏愒愒無華個苦本反偏乎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窺

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

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太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

輿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猛令稱朕意焉○二月甲

寅始用四分歷續漢書曰時得詔張盛京房等以四分歷請與待詔楊岑等共譏廢除盛等所中多

蓋光武中興曆弊歷用太初也通鑑載其詳初已廢太初用三統歷今云太初廢夫天運

年始用三統歷按三統歷劉歆所造云太初元年始用誤矣○詔曰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木威秩其

議增修群祀以祈豐年○鳳凰集肥城山縣○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

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辛未幸泰山皆告岱宇有黃鸞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

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前書曰社作○三月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

七月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三正天也地人也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夫三

律三月立春不以報凶報猶也月令冬至之後有曠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

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九月詔鳳凰青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

租賦東觀記曰黃龍見肥○十一月日南至初閉關梁陽曰先王以五日

三年詔曰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愷怛之憂有忠和之教旬劄之救且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

食者重給如律○辛丑帝耕○懷

章和元年七月詔曰明君之德啓迪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謂六合幽隱之處仁風翔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

方見後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乃者風憲仍集麒麟並臻甘露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祗畏上天無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是歲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伏拔以

二年帝崩年三十三遺詔無起廢廟一如先帝法帝葬敬陵

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

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也平儀簡賦而人賴其慶

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迺播輔克諧群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

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十所嗚呼感哉

贊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詩惟端體左右藝文斟酌律禮藝文謂諸儒講五經同皇帝親稱

謂修時思服帝道弘此長懋德館獻歌有編上四戎亭虛候氣調時豫憲平人當

互註上欲制定禮樂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先十一以興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

樂放唐之文及召發條正養及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載之記文終始制度為百五十篇上

之禮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感德之事焉上雅好文章因是時承永

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走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法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

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悉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禮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建中

和帝

孝和帝諱肇法不削不恭曰和古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為竇后所害皇后養帝以為己子建初

七年立為皇太子章和二年即位年十歲太后臨朝三月有司奏孝章皇帝崇弘鴻業德化普洽垂意

七年立為皇太子章和二年即位年十歲太后臨朝三月有司奏孝章皇帝崇弘鴻業德化普洽垂意

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戒惟人而無思不服魏魏蕩蕩莫與比隆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四月詔曰昔者武致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先帝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遣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縣官謂其申勅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

永元元年六月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在朔方北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踐海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三年正月皇帝加元服元首也謂加冠於首十一月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五經通義曰景風至則封有功

四年六月竇憲海圖試逆詔收憲印綬憲自殺

五年正月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三月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務舉為賢賢亦是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遣使者分行曾民舉實流冗

散也流散者舉其其實而給之開倉賑廩三十餘郡

六年正月永昌徵外夷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三月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遺詣公車著名帝親臨策問選補郎吏○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寺官舍也錄囚徒舉實獄未及還宮而

澍雨○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犂斬其王自是西南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

七年四月日食詔有司詳選郎官實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任仁既而悉以所選即出補長相八年

立陰氏為皇后

十年三月詔曰隄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令廢慢懈弛不以為員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閣為籍博術藝選之士以充其官○十一月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十四年三月臨辟雍饗射○六月廢皇后陰氏十月立鄧氏為皇后

十五年十二月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反可以決小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簿刑十六年二月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

元興元年十二月崩年二十七廟曰穆宗○自齊憲謀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南海郡秦置今廣州縣也置頭驛也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實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論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揆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廢偏師出塞則漢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管晏者和幼中即位年十有四年而能謀獨斷實是

殤帝

孝殤諱隆和帝少子謹法短折不成曰殤古即位時諱百餘日太后臨朝

延平元年崩年二歲

安帝

恭宗孝皇帝諱祐法寬容和平曰安古肅宗孫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

赤蛇盤於牀第之間年十歲好學史書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簡所作之錫帝廟早原王兄廢獨疾以祐帝

為和帝嗣即位年十三太后猶臨朝罷龍景定百戲是定百戲是曼足以戲反

永初元年三月日會兼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

十一雨水或山水暴至二十八風雨雹

二年四月漢陽城中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七月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璣璣以齊七政

其百僚及郡國吏人責父曰其百僚此不成有違術明習安異陰陽之度璣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

○九月詔王主管屬豐饒下至即謁者劉敬刊案曰按二漢諸侯王未嘗有主稱蓋是國字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

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借上尚書公府通調合得外補○十一月先零羌滇雲稱天子於北地

遂寇三輔

三年四月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假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徒騎營士各有

差

四年二月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五年二月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三月詔隴西使襄武安定徙美陽

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閏月詔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及至孝與眾卓異者

并遺詣公車○七月詔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七年正月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五月京師大雩

元初元年四月詔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

二年正月詔修理西門約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民田○二月詔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時
四月立關氏為皇后

三年正月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東平陸上言水遭理

四年二月日食

五年七月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學節約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
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懲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詎不奉行秋節
既立驚鳥將用言有司怠惰將糾其罪備秋行誅且復重申以觀後效意欲郡國十四震地

六年二月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詔三府選擇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尤優勲與中郎選將者廉即
實博有謀清白行高者出補令長丞尉○三月始立穴宗祀於洛城西北

永寧元年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

建光元年四月令公卿郡國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十一月詔公卿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

延光元年八月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一歲以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躬身率下
防奸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無拘官簿簿滿受起遷之不約長罪也

二年正月詔進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數舉春秋各一人八月初令三署郎即進境經術任牧
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舉舉

三年二月幸泰山祭告岱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月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九月廢太子保
為濟陰王

四月三月帝崩年三十二葬祔陵太后臨朝定策立章帝孫北鄉侯懿十月薨

論曰孝安雖稱尊尊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徽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帷房感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

陵敵遂復計金授官永初元年令入錢移民逃寇推咎自衛以答天責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贊曰安德不升社我王度成也降奪儲嫡開明江京馮石承歡上賜石寶楊公違怒樂禮等語

恨心帝彼日微遂梗天路相後雅

順帝

孝順帝諱保法慈和編服日備古安帝之子母李氏為閹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安帝乳母王

聖大長秋江京長秋皇后宮學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諧太子乳母王男邴吉殺之太子歎為歎息王聖等懼有後禍

遂構陷太子坐廢為濟陰王及北鄉侯覺中門孫程等共斬京等迎王即位年十一○詔公卿守相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永建元年十月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曹父曰按文調五營

此舉字是與字一

四年五月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宮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馨功公不惟竭忠常暢本

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六年九月繕起太學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梁氏○三月帝臨雍饗射詔崇室絕屢籍者一切復籍○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

動儀時漢病為太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

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史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者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新序日子奇

使之化何結庫兵以為耕器○閏月詔曰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太尉司其

簡厚先後積曩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表

二年十月行禮辟雍奉應鍾始復黃鐘作樂器隨月律

永和元年正月詔曰朕秉政不明灾沓屢臻典籍所忘震食為重廢公百僚其上封事指陳得失三年

九月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有謀謀任將帥者漢書考異曰官名博云陽嘉中詔舉試武猛良賢獨無所薦按此詔蓋誤以永和為陽嘉也

漢安元年二月詔舉賢良方正能探頤康隱者○八月遣侍中杜喬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

否○十一月詔選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為將校者

二年十月減百官奉禁沽酒

建康元年四月立子炳為皇太子八月帝崩年三十葬憲陵廟曰敬宗

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鑑前道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

親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倣辟之多與

致堂胡氏曰順帝享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翊馬續

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祝良張喬張綱蘇章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任使然則中外不為

無人雖衰可興矣而帝惟后黨與權為宦官用事君子屈抑不復得志欲天下不亂得乎

冲帝

孝冲帝諱炳諡法幼少順帝之子母處貴人建康元年立為皇太子八月即位年二歲太后臨朝詔舉賢

良方止幽逸修造之士

永喜元年帝崩年三歲

質帝

孝賢帝諱績

法忠正無邪曰賢古

肅宗玄孫冲帝崩太后與梁冀定策禁中迎帝即位年八歲

本初元年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弟受業歲滿課

試○閏月梁冀潛行鸞弑帝崩年九歲

贊曰孝順初立時髦尤集

郭璞曰士中之俊顧毛中之傑時張皓張衡李固之儔

匪砥匪革終淪學習保阿傳土后家世及冲大

未識賢敏以聽陵折在運天緒三終

桓帝

孝桓帝諱志

法一克嚴朕道曰

肅宗曾孫本初元年帝崩太后與其定策禁中迎帝即位年十五太后

猶臨朝政○秋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妄舉善興化之本恒必由之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

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賦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

信音

建和元年春正月日食詔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四月地震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又詔舉

至孝篤行之士○七月立皇后梁氏○十一月前太尉李固杜喬皆下獄死

順帝末童謡曰直如弦死道如鉤反封侯與如鉤謂

梁冀等也

三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和十一年太后梁氏崩

元嘉二年黃龍見

永興二年初魏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地震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延熹二年七月梁氏皇后崩梁冀謀為亂八月詔收冀印綬冀自殺中外宗親皆伏誅立皇后鄭氏詔曰

梁冀毒暴濁亂王室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激憤建策誅逆冀其封超等五人為縣侯○

初置秘書監官

三年詔無事之官權絕奉豐年如故

四年責關內侯虎賁羽林總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五年詔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半奉勿與久衣公卿以下給冬衣之半

八年正月遣中常侍之苦縣祀老子苦音戶○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皇后鄭氏廢○四月濟陰東郡濟

北河水清○八月初令郡國有田者畝徵稅錢畝十○九月立竇氏為后

九年正月日食詔舉至孝○七月沈氏免寇武威詔舉武猛祠黃老於濯龍宮○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

餘人受誣為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具列

永康元年五月日食詔舉賢良方正○六月大赦天下悉除黨錮○十二月帝崩年三十六葬宣陵廟曰

威宗

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前史謂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濯龍殿名考武也既成而祭之設華蓋而祠浮圖老

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左傳曰國將興聽及誅渠萑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處謂單流行

四方自非忠賢力爭李膺陳屢斥姦鋒雖願依對流湜亦不可得已受帝相為其所逼乃歸膺丘

贊曰桓自宗支越躋天祿起謂非次政移五倖即上刑溢三獄李膺傾宮雖積臬身靡續史記討多獲美女以充傾宮之室

靈帝

孝靈帝諱宏憲法亂而不謂曰靈古肅宗玄孫桓帝崩無子太后與父竇武定策奉迎

建寧元年正月即位年十二○五月日食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及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九月中常

侍曹節矯詔誅大傅孫大將軍竇武等皆夷其族

二年倭虜諷有司奏李膺等皆為鈞黨下獄鈞相死者百餘人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制詔州大舉

鈞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大赦天下唯黨人不赦○二月海水溢河水清○七月立宋氏為后

熹平元年太后竇氏崩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擊大學諸生千餘人

三年秋洛水溢冬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綠贖

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大學門外改平準為中準使宦者為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為丞令

五年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

六年十月帝臨辟雍

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生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勅州郡三公舉召能為文辭解賦及工書為業者相讓試至千人○十月皇后宋氏廢○

十二月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漢唐黃羽林入錢各有差其時賣官二千石二十萬四百石四百萬私令左右貴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二年大赦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

三年詔舉能通尚書王詩左氏穀梁春秋悉除議郎○十二月立何氏為后

四年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多蘭帝著商估服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

帶鏡逆背冠文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

五年十二月幸太學

六年冬琅瑯井中水厚尺餘大有年

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三月大赦黨人選諸徒者詔公卿出馬弩樂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以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嵩破黃巾

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造萬金堂於西園

四年費闕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人錢五百萬

五年十月帝自稱無上將軍燿兵於平樂○是歲改刺史新置牧

六月四月帝崩年三十四皇子辯即位年十七太后臨朝改元光熹袁詭何進錄尚書事廢靈帝于文陵

八月帝中常侍張讓段珪殺何進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諸宦者讓等劫少帝幸北宮司隸校尉袁

紹勒兵收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改光熹為昭靈九月董卓廢帝為弘農王

論曰秦本紀說趙高譏二世指鹿為馬而趙忠義讓亦始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敬者同其致矣

然則靈帝之為靈也蓋成

晉曰靈帝身乘委體管孽徵亡備兆小雅盡缺慶鹿霜露遂禮宮衛伍子胥曰臣見慶鹿游于姑蘇之臺

獻帝

孝獻帝諱協註法明皆晉日靈帝中子也中平六年九月即位年九歲改昭靈為永漢董卓殺太后何

氏卓自為太尉十一月卓為相國○十二月詔除光熹昭靈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二月遷都長安白虹貫日○三月董卓焚洛陽宮廟殺袁隗夷其族○六月董卓壞五銖錢更

鑄小錢○是歲有司奉和文愼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制可

二年卓自為太師袁術遣將孫堅與卓將胡軫戰軫大敗卓遂焚掘洛陽諸帝陵四月卓入長安

三年誅董卓卓部西將李傕等反陷長安城殺司隸校尉黃琬司徒王允

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今者儒生踰六十去雜本土結童入學白首空歸朕甚愍焉其依罷科者聽為太子舍人

興平元年帝耕于籍田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出大會木豆為飢人作糜粥九月春復生椹人得以食是歲孫策據山東

二年三月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四月立伏氏為后

建安元年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墻壁閩州郡各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餓之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招音呂自注或饑死墻壁間或為兵士所殺鎮東將軍曹操錄尚書事遷都許昌曹操營操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已以聽

二年袁術自稱天子袁紹自為大將軍孫策遣使奉貢

三年殺李傕夷三族呂布叛操擊斬之

四年袁術死初置尚書左右僕射

五年九月日食詔舉至孝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敗走於袁兄弟權能其餘孽

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

九年曹操平冀州自領冀州牧

十三年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操自為丞相南征劉表殺太中大夫且融表其族劉太子子治以刑州降操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赤壁

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車馬衣服器器朱戶納陛虎

十九年劉備破劉璋據益州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

二十年立曹氏為后曹操破漢中張魯降

二十一年曹操進號魏王

二十三年耿紀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

二十四年劉備取漢中自稱漢中王孫權取荊州

二十五年正月曹操薨子丕襲位三月改元延康十月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明年劉備

稱帝子劉禪權亦自王於吳於是天下遂三分矣魏齊龍二年山陽公薨自遜位至蜀十有四年年五十

四孝謚獻帝以漢天子禮儀吳於操陵

論曰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也至公自而起者此亦窮運之歸于天厭漢德久

矣山陽其何誅焉

贊曰獻生不辰辰時也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虛窟山陽公為魏之窟

皇后紀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

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九嬪掌教四德比九世婦主喪祭賓客比二十女

御序於王之燕寢比八十嬪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周禮女史掌王后之居有保阿之訓

動有環珮之響進財才以輔佐君子哀窮寃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闈房肅雍禮節不

行也故康王既朝關雎作諷宣后曼起姜氏請憇列女傳宣王嘗夜卧曼起姜后乃脫簪珥持罪於水巷

寢人之過夫人何辜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借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傳桓公多

勤政事取中興之名焉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借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傳桓公多

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史記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二以為妃終於五子作亂桓公六夫人生六子桓公卒立公子昭於

子榮等五公子皆蒙寵選謂太后生大康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史記始置六國作宮室得諸侯
求立公子昭年家蒙寵選謂太后生大康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史記始置六國作宮室得諸侯
八品正嫡稱皇后妾有稱夫人又有美漢與因循其流而婦制其釐高祖惟薄不修汚飾男女無別者
不曰汚曰雜謂考文祿無辨所幸後夫人每然而違納尚飾統少舉自武元之後世增滋費及
光武中興斷濁為社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正一貴人金印紫綬承不過粟數十斛又買美人宮人采
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幸遵先旨官教頗修昏建嫡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間之言權
無私溺之授方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台遂忘滿處皇統履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臨朝者六
后帝實太后和春太后安思太后莫不定策惟帶玉事父兄亦復重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宵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以續西京外賦云爾

光武郭皇后

光武郭皇后諱聖通真定景人傳奇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后建武元年生皇子彊二年立為皇后彊
為皇太子後后以寵稍衰數懷怨慙廢為中山王大后弟况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
燕常賜金鉶纒車盛服多以守節號况家為金穴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惠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儉情
暫行其不德焉老子曰給食暫行社及至移意愛析嫌私肆患心妍狀愈獻驍馬愛升則天下不足容
其高歡陸故九服無所逃其死斯誠志士之所沉弱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
惠恩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曩戚三子東海遠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際不亦光於
古乎

光烈陰皇后魏傳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通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其盛因歎曰
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時年十九生顯宗郭后廢立為皇后后在位恭儉
少嗜玩不喜笑謔性仁孝多矜慈

明德馬皇后

忠和純
淑日德

明德馬皇后諱某^{失名}伏波將軍援之小女選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周列禮則修備上下
安之遂見寵異○顯宗即位以后為貴人時賈氏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
自生子但思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慈性天至母子慈愛終始
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慰納○永平三年立為
皇后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量仲舒書<sup>仲舒書玉杯篇靈
帝衣加練裙不加緣^{大練大}朝望諸姬主朝請^{漢律春日望見后袍衣疎盤反以為綺載就視乃太后辭}
曰此增特宜委色^{早也}改用之耳六宮莫不歡息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恣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會教縣於
制不已發乎帝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乎遂給二千萬足矣后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訖補而
求嘗以家私于欲肅宗即位尊曰皇太后</sup>

和熹鄧皇后

有功安
人曰安

和熹鄧皇后諱終太傅禹之孫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
習女工以供衣服適更務學當當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書修婦業纂補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初禹歎曰
吾以百萬之眾未嘗長我一人其後世必有與者后選入宮長七尺二寸姿顏姝麗絕異於眾八年入掖
廂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永元十四年立為皇后帝崩殤帝生始百日后迎立之尊后為

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帝崩太后定策立帝帝攝臨朝政○二年夏皇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告自誣羸困與見長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之即時還問狀具得得杜實即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畫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非典章通博選諸儒劉珍等詣東觀鑿校傳記事畢奏御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無聞人飢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復熾登穰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歆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臣聞易載載義惠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太聖之姿體乾坤之德正位內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授立陛下為天下王永安漢室為靜四德弘德澤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八方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及焉為之勳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宜令史官著長學宮注聖德以教宮中禮制全石縣之日月撫之周極以崇陛下承祚之考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任後謝前政之良方諒明臣之義也後嗣主則上叙於成器沉生懷德

懸書於象魏直生杜根等上借之儀者殆其感哉太后不還政於帝帝近所喜也然而建光之板王柄有歸遂遇名賢

戮辱便孽帝龍用光母王聖及異女出入宮中言譁冀救之來臨焉徵故知持權引誘所幸者非

己焦心郵患自強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記閨門解事太后足大將軍議以受上書乞愛姓傲極則

謝罪漢子辱受遺事備將杜根達誅未直其誠乎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而奪之此奪牛以踐者信

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杜根上

論曰漢世皇后無益皆因帝諡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上官昭中興明帝始建光烈

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贊故為實二后稱德焉帝實皇后建初中立為后家
后既無子世承之因詔宋貴人秋那之選遂其節帝之欲母及慈王承統以追尊之實特為其號
自我作乘書以臨諸貴人父疎貴以是卒焉和帝即位尊為孝崇皇后切子中終始正和嘉之誠其安思
如恭懷孝學之比是也和帝即位尊為孝崇皇后

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順烈皇后

贊曰坤惟厚載陰正乎內詩美好速易稱歸妹和邦皇嫺言觀貞淑示也言諸侯皆示其貞取禮諸

婦媚茲良哲承哉天祿班政蘭閣守禮椒屋既云德升亦曰章遊身當隆極族漸河潤視景爭暉

方山並峻乘剛多阻行地必順谷稔驕滿福得貞信慶延自己禍成誰靈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終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三

註補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循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絃維區分源卑開廓著述創載
山之秘寶序刊石之政實至乎永平執簡東觀記簿雖顯書志未闡推檢舊志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
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天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詩承洽伯始稽儀克稟郊
廟社稷祭祀皆明輪駢冠章車服臚列於是應讓贊其業贊已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為八志律曆之篇仍
乎邕弘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恭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藉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教
之要國典之源繁滋略備了得而知也

志

律曆上

劉昭註補

律曆 區氣

記稱大規作四子

呂氏春秋曰黃帝時大規月令章句大規得五行之清占于室所建始

律曆書以此日表以管萬事凡一百子其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心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物

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然後龜隱之情精數之變

可得以綜也漢與北平漢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者考其聲氣和

劉歆典領條奏而元帝時京房受學焦贛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下皆三生四

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密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久終於南事六十

律畢矣密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久至於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

呂為羽應鍾為變宮應商應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房又作準必定數準比狀如瑟長丈而十三

弦應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

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一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

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

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

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

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

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

黃鍾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太簇商林鍾徵律九寸準九尺

大呂下生夷則大呂為宮夾鍾商夷則徵律八寸四分準八尺四寸

太鐘下生南呂太鐘為宮姑洗南呂徵律八寸準八尺

夾鍾下生無射夾鍾為宮中呂商無射徵律七寸四分準七尺四寸

姑洗下生應鍾姑洗為宮蕤賓商應鍾徵律七寸一分準七尺一寸

中呂上生八姑中呂為宮去滅商執始徵律六寸六分準六尺六寸

蕤賓上生大呂蕤賓為宮夷則商大呂徵律六寸三分準六尺三寸

林鍾上生大蕤林鍾為商南呂商太蕤徵律六寸準六尺

夷則上生夾鍾夷則為宮無射商夾鍾徵律五寸六分準五尺六寸

南呂上生姑洗南呂為宮應鍾商姑洗徵律五寸三分準五尺三寸

無射上生中呂無射為宮執始商中呂徵律四寸九分準四尺九寸

應鍾上生蕤賓應鍾為宮大呂商蕤賓徵律四寸七分準四尺七寸

徵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

明響易遠分寸又粗執弦以緩急清濁非常無以正也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

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尺降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

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夏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

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夏至燥土勝故夏至重

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墍必周密布緋縵室中以水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

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葦灰抑其內端按層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也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迺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層

律曆中

黃帝論曆

永元論曆

延光論曆

漢安論曆

壽平論曆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天朔先曆朔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遲無逆月有遲無遲連武八年朱浮許淑等數上書言曆不正宜當改更上五年初元未違考正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遠多帝知其謬錯召治曆編所李梵等綜核其狀遂下改詔行四分而許梵猶以為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以合編望命有常自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行之末期章帝知所梵元見初母拘廢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曆數遠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有差誤遂論集然後之議者用得折衷

遠論曰易金大極草之卦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履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算數十萬世其間以改更究距末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存而已漢興嘗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此其明效也遠論曰臣前上傳安等用舊法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亦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曆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為變至以為日始歸誤行於世道自得行度不為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薄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

永元十四年大史覆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

安帝延光二年夏聽言當用甲寅元氣豐言當復用太初張衡周興等能曆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與參按儀注者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延光等議甲寅元氣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黃曆任命議如九道恒等議宜從太初尚書分忠上奏聖主再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衡與以為五

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承稽於古及向子敏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課數百兩曆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久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上納其言遂改曆事

順帝安漢二年邊韶上言考章就周四分以庚申為元無明文史官相代因成習教少能鉤深致遠按弦望足以知之虞恭宗新著議考章皇帝曆度當以周曆為本與天相應不可復尚自古聖明王莫不取言於叢和之官定精微於曆儀及考武皇帝數言新舊章創其端孝明皇帝深察其弊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曆數十信而數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聖教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

兼可

靈帝熹平四年馮光陳見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為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區緯無以庚為元者詔下三府議議却蔡邕議按曆法黃帝始項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見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有效於當時及用四分以眾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太尉耽等以邕議劾光見不諱正鬼神新法詔書勿治罪

律曆下

曆法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運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週周星從天而西日遠天而東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例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連及舒也蓋體伏謂之晦晦朔合舉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以有夏文夏

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
景彌長遠長迺極冬迺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短迺極夏迺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
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運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
同日謂之章章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
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紀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極建其中道營於外璇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
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衛鄰
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若夫祐術開業澤耀天
光重黎其上心朝瑀曰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義和其隆也唐
夏高曰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湯武革命
義和治歷明時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
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若
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
往羣忌詩禁君子未之或知也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迺有皇極皇極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曆載彌久暨於黃帝
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迺立曆數天難謀斯是以五三迄于來今各有改
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顛項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周丁巳魯用庚子
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迺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
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疎濶微能術者課校諸曆定
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

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聞其說而其元鈔與緯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圓
主於元光和元年議即蔡邕即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教三光今考論
崇義指博通術數略舉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杪習律均前起準調後發該嚴衡旋檢會日月

禮儀志

合朔 立春 五供 冠 夕牲 耕 高禘 養老 先蠶 祓禊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
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

每月朔且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奉羊酒至社下以祭日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櫛施土牛耕

人於門外以示兆民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按

驗皆須麥秋退會幾進柔良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即此詔之謂也

正月上丁祀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凡齊天地七日宗廟五日小祠三日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連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高祖

廟如禮謁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

正月天郊夕牲郊儀先郊日本廟五刻夕牲公卿京尹東宮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史奉牲入到

正月始耕書漏上水告祠先農耕時有司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是月令曰郡國守

相皆勤民始耕如儀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禮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祠以太牢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子辟雍五更子辟雍禮記曰皆年老更舉致行大射之禮郡

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讓師故三

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禮三公老者為三老師大夫中皆服都約大袍單

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大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如坐東

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

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醑祝饗在前祝饗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

是月上巳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祛除去宿垢疾為大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絮之矣

謂之禊也禊者絮也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而歸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被禊於水濱蓋出於此

禮儀下

立夏 請雨 立秋 羅剝 案戶 立冬 冬至 臘 雩 土牛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雪禮求雨公羊傳曰大雪旱祭之阿林社

童男女各八人舞閉諸陽衣皂與土龍立土人七日一變反拘朱索社伐朱鼓朱鼓朱鼓也天子伐鼓於社音春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皂領緣中衣迎氣白郊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

以屬迎廟武官隸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羅剝兵官皆隸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仲秋之月縣道皆紫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鋪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噓之鳥也欲老人不噓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皂迎氣於黑郊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聞竿或撞黃鍾之鐘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琴訖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于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兼商臣簡民微事羽物各一板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誓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通隆

祭祀上

郊 封禪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獮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愈德猶豺獮之自然也顧古賢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祀志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鄴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其文曰皇天后土賤願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咸曰王莽竊位秀興義兵乎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皇天大命敢不敬承○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鄴兆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壇重營皆紫以像紫宮至七年詔三公曰漢當郊

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杜林上疏以為漢起不因緣堯真殷周異宜而儒制以高帝配方輿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青帝赤帝共用犢一白帝黑帝共用犢一月月北斗共用牛一四營群神共用牛四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靈寢育命舞既送神壇實於壇南也地○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吏上書感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愆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萌感此文通詔松等復案索河雅識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通許焉於是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玉牒書試方石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榜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石四角又用石碑立壇丙地以刻書上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室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復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政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端尤以顯著公因德封寶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遂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上至奉高遣工先上山刻石文皆經議所傳是月辛卯祭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即以吉日刻玉牒書為藏金匱璽印封之太尉奉璽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祭祀中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辟雍靈臺北郊在雒城陽北四里為方壇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在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中藏在水四嶽各在其方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

淮東江南地祇高后用犢各一五嶽共牛一四海共牛一奏樂如南郊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迎時氣五郊之兆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勾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歌朱明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歌朱明舞雲翹首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尊收歌西皓舞首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歌玄冥舞首命之舞

章和元年二年議增修羣祀二月東巡狩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享魯祠東海故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以奏之

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廼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亥亥之地禮比太社也伏生馬物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為六宗歐陽和伯良漢建謂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子周曰禮記祭有祭典暑祭日祭月之類為六宗賈逵曰日宗月宗星宗雲宗海宗河宗也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為壇飾渾金鉉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祭祀下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及臘一歲五祀三年立親廟雒陽時寇賊未幾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張純朱浮奏議禮詔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明帝即位以光武

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臨終遺詔遵
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
合祭於世祖廟章帝崩遺詔如先帝故事和帝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
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獻帝即位尊尊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
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奉所
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
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
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墻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二月八月及
臘一歲三祠皆太宰具使有司祠禮記及國語皆謂王共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
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書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社祀書為稷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
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書配食於稷郡縣置社稷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
有載社主不載稷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為
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日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
牲用太宰縣豎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為艾除次耕種耘耨驅犂及獲刈春藏之
形象其功也

縣邑帝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戊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

立春之日皆青幡隨迎春於東郭外三時不迎

論曰截文仲似是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今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夏居之類象焉

世祖中興獨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雖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雖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猶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崇祭告天伐興成功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脩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仙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度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公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貴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証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于民不聞其在於封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為失所難以為誠矣

贊曰天地裡郊宗廟享祀威秩無文山川具止淫過國茶典惟皇肇紀自威敬執崖厥始

天文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覓於上故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關雎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通命重黎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平威周之史佚長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

之禱寔魏石申夫

或云石申父

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

全而不毀漢

司馬遷著史記作天官書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孝明帝使班固叙漢書而馬

續述天文志

漢書曰蔡邕撰建武己後星論今詔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迄獻帝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

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焉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於張字或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後一年光武起兵壽陵四年晝

有雲氣如環山謂軍上所謂營頭之星是時莽兵亂敗自相賊死者數萬人營頭之變履軍流血之應也

建武九年十一月金犯野報野報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廢為中山太后陰

貴人立為后○十年十二月大流星如缶出柳入軫柳為周軫為秦蜀是大使從周入蜀時光武使大司

馬延擊公孫述○十二年正月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庶民移徙之象

中元二年十月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中郎將固等將兵征西之應

孝明永平三年六月彗星出天船是歲伊雅水溢○十四年正月彗星出昂昂主邊後一年都尉耿秉等

將兵擊匈奴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有流星起參二月流星起天棓參為邊兵天棓為兵其六月彗星耿秉鄧鴻出朔方

追單于至西海是歲雨水潦人民是其應○十一年五月流星大如瓜起氏西南行明年蜀郡旄牛徼外

鳴歸義內屬

孝順永和三年太帛五首見時大將軍梁商父子乘勢故太白常書見也

孝桓永壽三年七月太白犯心前星為大臣後將軍梁冀自殺

孝廢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屋背紫宮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

禪

五行志

五行傳說前志錄之詳矣故應劭重色譙周撰建武以來災異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泣聲慘厲髮折髮步歸處笑此近服妖也天誡告曰兵馬將往牧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髮令髮傾邪雖強笑語無復氣味也○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此服妖也九年黨事始發多有逃走不說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梏木屐之象也○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襦而上甚短時其詞以為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輿指以為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建武六年蜀童謡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五銖漢家皆明當復也

順帝末京都童謡曰直如柱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後梁冀專國號令李固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胡廣封舉鄉侯趙戒尉亭侯云

桓帝初京都童謡曰城上烏尾車連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蛇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慄慄暮昔梁學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此實謂為政貪也又曰游乎曹印自有平不辟憂駭及大姓到延熹末曹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殺所加咸得其人憂傑大姓皆絕望矣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檟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

安帝延光三年有五色太鳥集濟南臺時以為鳳凰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不見凡五色太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

靈帝光和四年五色太鳥見于新城眾鳥隨之時以為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眾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

延熹八年河水清異指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濟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耶明年改擴亭侯為漢嗣是為靈帝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

和帝永元五年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和帝用酷吏周行為司隸校尉刑謀深刻

桓帝延熹四年京都雨雹大如雞子是時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雨雹大如雞子傷稼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四年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

太后崩皇后兄閭顯兄弟更乘威權上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

光和元年詔策問連年蝗蟲孽對曰貪苛之所致

安帝永初元年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事

靈帝熹平四年蝗蟲為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建寧三年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

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赫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建安中越雋有男化為女子時周舉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

十七史詞節

卷三

身若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四

郡國志

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
周征伐地名以為郡國志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無今有者後所置也凡縣名
先書者郡所治也黃帝受命始作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
八度至壹十度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
七度至壹十度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
六度至壹十度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
五度至壹十度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
四度至壹十度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
三度至壹十度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
二度至壹十度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
一度至壹十度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一名曰壹壹之次
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者六又所省縣漸復分置至于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十一百八十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
六百三十口四十九百一十五萬二千二百二十

十七也 羊 亦 日 東漢

贊曰：衆安后，裁政治區，分僕隴，守列民，無常君，稱號遷，馮封，割糾紛，略存減，益多證，前聞。

百官志

漢之初，無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新汲今王隆作漢官篇，諸文，個說較略，不究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志。

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導，無常職。世祖以卓茂為太傅，漢因省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兼執省。

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為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長史一人。

如周署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西曹主府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郡縣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黃閣主簿錄省眾事。

司徒公一人，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謹儉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世祖即位為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長史一人，掾屬三十一人。

司空公一人，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世祖即位為大司空，二十七去。大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

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世祖即位為大司空，二十七去。大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

將軍不常置掌征伐背版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

軍漢興置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驃騎衆多皆主政伐事訖皆罷大將軍長史司馬皆一人職參謀

議據屬二十九人其領軍皆有部曲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如大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替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太射養老亦如之丞一人比千石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時星曆凡國祭祀典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

博士祭酒一人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者也舊說以為示有光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

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

太子樂令一人六百石掌伎樂凡國祭祀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如古大音

右屬太常中與省前凡十官案前書十官者太宰均官都水雜大祝五時各一尉

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即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職稱開也主殿

之職丞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即凡即官皆主吏宜執戟宿衛諸殿門

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主虎賁宿衛漢帝置殿門中郎更名虎賁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即比四百

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父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羽林郎比三百石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

六郎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展下室中故號養即

羽林左監六百石主羽林左騎右監六百石主羽林右騎

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掌御乘輿車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掌駙馬都尉比二千石監羽林騎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

謁者僕射一人比二千石為謁者臺率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

右屬光祿勳中興省車戶騎凡三將主車中車即戶衛口戶部

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宮門衛士宮中徵循事丞一人比千石

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

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掌南宮衛士

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掌北宮衛士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主劍戟士及天子有所收考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南宮南屯司馬主

平城門蒼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

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

右屬衛尉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漢官曰練日石三卿大尉所部

大僕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丞一人比千石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主作兵器弓弩刀鎗之屬

東府令一人六百石主乘輿諸車

未央殿令一人六百石乘輿及殿中諸馬

右屬太僕中興省前六廐及牧師苑養馬分在河西六郡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獄疑罪皆處當以報正左監各一人左平一人六百石掌平決詿獄

右屬廷尉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世祖中興省省唯廷尉及雒陽有獄

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其郊廟行禮贊道諸王入朝當即迎與其禮儀及郡國上計皇子拜王贊授印綬丞一人比十石

治禮郎十七人

主齊制漢贊

右屬大鴻臚中興省有典屬國及縣官別火二令丞

漢儀注別火此令官正治改火事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名籍丞一人比十石諸公主家各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其餘屬吏增減無常

右屬宗正中興省都司空丞一人

注拜

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民租給足丞一人比千石

太倉令一人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

平準令一人六百石掌知物賈主練染作米色

導官令一人六百石主春御米及作乾糲導擇丞一人

右屬大司農郡國鹽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餘均輸等官省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丞一人比十石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掌諸醫藥丞各一人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飲食左丞主飲食甘丞主膳具湯丞主酒果丞主果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獸

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轍者一人丞中常侍十石宦者各百後增

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眾事顧問應對給事黃門侍郎

小黃門六百石掌侍左右受尚書事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宦者主省中諸宦者

中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主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掌後宮貴人采女事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典中諸小祠祀

鈞盾令一人六百石典諸近地苑園遊觀之處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掌中幣幣金銀諸貨物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掌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

尚書令一人一千石奏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者令成帝司士人復故掌

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

尚書六人六百石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為四曹常侍曹尚書主三公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

事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世祖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為南主客曹北主客

曹凡六曹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掌錄文書期會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主符節事凡違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主璽及虎符竹符之事者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在殿中審舉非法

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掌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獄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
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朝會則一人監威儀有違
失則劾奏

右屬少府少府丞六丞中興省前少府五丞及湯官織室之屬

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及主兵器吾猶禦也

執金吾以
樂非常丞一人比千石

右屬執金吾中興省前左右中候及中臺丞尉之屬

太子太傅一人職掌輔導太子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前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丞一人六百石

中宮謁者令一人六百石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主中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中藏幣帛諸物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主中黃門冗從

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主中宮諸署天子數女駟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復道丞主中閣道

右屬大長秋舊有庶事一人位在長秋上成帝省之以其職并長秋

太子少傅二千石亦以輔導為職悉主太子官屬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

太子庶子四百石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主倉穀飲食藏似司農少府

太子僕一人千石主車馬職如太僕

太子洗馬六百石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主周衛徵循

太子衛率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士

右屬太子少傅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將作大臣一人二千石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丞一人六百石

左校令掌左工

右校令掌右工

右屬將作大臣

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如今其平城門北宮門屬衛尉上西門雍門廣陽門津門

小苑門關陽門龍門中東門上東門戟門夏門凡十二門

右屬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監五營

屯騎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掌宿衛兵

越騎校尉步兵校尉長水校尉射擊校尉皆掌宿衛兵

右屬北軍中侯皆有中丞校尉領北軍營量之事有胡貊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丞但置中侯以監胡騎并長水虎賁并射擊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或在典京師外郎諸卿無所不封位升武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建武中并領一州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功曹從事主州選舉及眾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事等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皆州自辟除故通高百石云外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成帝更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歲書詣京師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世祖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賑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于其罪法論課殿最按律有無害都吏和今言公平吏漢書言歲盡遣吏上計并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畿出入邊郡計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建武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尉之役

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盜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凡縣丞各一人大縣尉二人小縣一人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惡以起端緒○卿置有秩三人老游儀有秩即所署秩百石則置有秩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番夫一人番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後賦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

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所以與善行游徵字徵循禁司盜盜又有卿佐屬鄉主民收賦稅

風俗通曰
家制度大年

十一事有亭長以禁盜賊

漢書曰亭長大年
十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

○是縣有陸塞射堂禁備

夷祀塞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

鑄銅為器械當鑄治之
時扇鐵其火謂之鼓鑄有工多者置

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魚稅在所諸縣置吏隨事不具縣員使匈奴中郎

將一人比二千石主護南單于

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烏桓胡

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西羌

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母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傅主導王以善禮如師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長史如

郡丞漢初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廣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傅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

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國家唯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景帝時吳楚七國

恃其國大遂以作亂及其誅滅景帝懲之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主治民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

以下官武帝時改內史中尉即中令之名而王國員職皆朝廷為署不得自置至漢成帝省內史治民更

令治民太傅但曰傅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即中令一人千石掌主大夫即中宿衛官

僕一人千石主車及馭治書比六百石掌奉主使至京都奉璧賀正月下至即中二百石衛公宋公建武

十三年封周後姬常為衛公使後孔安為宋公以為漢省在三公上

二五之世不考
列侯所食縣為侯國

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武帝元朔二年令諸侯王得推恩分眾子土國家為封亦

為列侯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之位持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

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稷禮也列土特進朝賀正月執璧者每國置相

一人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

關內侯列侯出關就國侯但封身其有家

承秦賜爵十九等為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

戶數為限

贊曰帝道淵默家帥修德寡以御眾分職適克不置不減無駭無忮程是師徒憲民康國

與服

聖人與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大
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則而養之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以禮
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煩勞相與起作輿輪旌旗車表以尊展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後
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察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大折者必受其福故為之制禮以節之使夫上
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
尊貴者不得相踰所以為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遵德盛者辨故
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至羔遂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刻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
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諸侯宮器樂室大夫壺門旅櫛陪臣山采
藻稅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制滅禮籍蓋惡有害己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其與焉文爾玉纓象璽金鞍以
相參考上及秦并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以錫百官漢興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
正故撰輿服著之於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之
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瓊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為斗以攝龍角為帝
車於是運曲其軛乘牛駕馬登險赴難罔覽八極自是以來世加其飾至堯仲為夏車正建其旂旋農車

上下各有等級世本云吳仲始作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為時矣周室大備

官有六職百工與居一馬一器而羣工致巧者車最多故與方法地蓋國受天三十輻以象日月蓋弓二

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旂所建也七佾齊較以象大火鳥旗之旂五佾齊較以象鶉火

熊旗六旂所建也五佾齊肩以象參伐龜旒四旂四佾齊首以象堂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氏戴龍旂所建也此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天子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天子所乘以玉為飾

錫鑿纓十有再就也錫也與建如擊帶之擊謂金馬大帶建太常十有二旂九佾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

也秦并天下開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曰東根秦改曰漢承秦制御為乘輿所謂孔子乘

殷之路者也

金根輪朱班重牙牙也者以為齒或較兩轄金薄線龍為輿倚較較在箱上文虎伏軾龍首銜輓左右

吉陽箭實復在之銜文畫輪羽蓋華登蓋羽蓋黃也建大旂十有二旂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鎮鐸鈿金

鏡方鈿插翟尾金鏡馬冠也在馬髦前方也朱素纁纁赤肩易羊金就十有二左轟以羗牛尾為之

在左駢馬輓上大如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

一曰芝車置繡未報之籠上親耕所乘也改車其飾皆如之蓄以子鹿金鏡羽析幢鬃鬃甲營之籠織

車其飾皆如之重綳縵輪繆龍繞之一曰闕諸車親較獵乘之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帳案非法駕則乘紫扇駟車駟車也四所乘雲植文畫耕黃金

塗五末蓋蚤左右駢駕三馬

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黑植文畫轎文輪金塗五末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

蓋車

益車

中二十石二十石皆皂蓋朱兩轂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轂長六尺下屬廣八寸謀一寸若月初生亦不敢自滿也景帝始造六百石以上施車轂得銅五末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上皂繒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賈人不得乘馬車

公列侯中二十石二十石夫人會朝若疑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駢加交路帷裳皆皂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朱乘屬車八十一乘屬相連備千乘萬騎東都大駕太僕校駕法駕

黃門令校駕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即御侍中乘乘前驅有九旂雲罕武正北行百丈符罕旗以先驅東宗城口雲罕

九鳳凰闔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後有金鉉黃鉞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載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記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半蓋亦憲木轂也茅督前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傳御史載之

每出太僕奉駕中常侍小黃門至闔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

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帟帟督督輿輿於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史士載以次屬車有巾有蓋謂

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輕車為後殿馬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為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各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伯環弩十二人辟車四人

小使車不立乘有駟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又蘭輿赤輿白蓋赤帷從騎四十人此謂追攝考按

有所勅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亦銜軌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堊墀之文榮華之色迺梁帛以效之

始作五采成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角楯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纒以為首飾凡十二章至周而變之以三辰

為旂旗玉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秦滅禮學郊祀之服皆以約玄漢至世祖

始修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亦尚絢靡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天子

三公九卿特選僕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來與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米大佩赤舄絢履以承大祭冕冠垂旒前後邃延延上度也玉藻孝明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篇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纁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繫白玉珠為十二旒以其纁采色為組纁組纁屬之小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

為珠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

蔡邕曰新人不戴纁之平天冠

長冠一曰齊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纁為之制如板以竹為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約玄約玄謂也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絳絲示其赤心奉神也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為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季貌以皂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繡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筭所謂夏收股嗥者也朝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却乃直下為鏡卷梁前有山展甯為逆卷與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隨時五色

遠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甯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不邪却直豎無山述展甯中外官攝者僕射所服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僕三梁中二千石至博士兩梁自博士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亦兩梁冠示加服也

法冠一曰柱後柱後冠也高五寸以纁為展甯纁今鐵柱卷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

楚王嘗許之故以為冠

吳如志北楚中有武名者一兩性忠見人開則

武冠一曰武弁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瑠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

又名武冠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纒履記曰知天者冠遠知地者履桐春秋鄭子臧好鶴冠前圖

以為此則是也如天將天地五郊明堂有命舞樂人服之

方山冠似進賢以五彩綴為之祠宗廟太子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方之色而舞馬

巧士冠冠七寸要後相通蓋堅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以備官者四星云

却非冠制似長冠下皮官殿門吏僕射冠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樂會冠漢將校贈造以冠所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武冠

俗謂之大冠環綴無髮以青絲為線加雙鷄尾豎左右為鷄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左右監冠鷄冠

紗設單衣鷄者勇冠也其關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馬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

有幘所以安物故詩曰有幘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迺加其

武將首飾為綬帟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幘題漢與至孝文迺高顏題續之為耳索其中為屋舍後施水

上下群臣貴賤皆服之文者是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賾收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近職也迎

氣五郊各如其色從官服也武史常亦幘或其威也未冠童子情無屨者亦未成人也入學小童情也可

卷屋者亦尚幼少未遠也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敝貴賤有殊所以彰德服之衷也敝所以執事德之兵也故禮有其度威儀

史以來組連結於燈光明章表轉相授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迺為大佩衝牙雙瑠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為祭服云

私學弟子皆以象牙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爻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建龍應疫剛痺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爰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歿既正既直既猷既方庶疫剛瘳茲我敢當乘輿黃赤綬四采

諸侯王赤綬四采

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

九卿中二十石二十石青綬三采

十石六百石黑綬三采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一采

百石青紺綸一采

贊曰車路各庸旌旗異局冠服致美佩紛璽玉啟敬報情直尊下欲執誇華文匪憂禮解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四終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五

列傳

劉玄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王鳳推為渠帥眾數百人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
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十人地皇三年疫死者半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三
鳳馬武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丰林人陳牧廖湛傳曰聚眾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
等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郡合兵而進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
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任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都宛城
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海內豪傑翕然響應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斬王莽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遂
遷都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即吏列庭中更始羞怩俯首刮席不敢視更始納趙萌女委政於萌日夜飲
譙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即將爛羊胃騎都尉
爛羊頭關內侯軍帥將軍豫章李淑賈父曰按是時多置軍帥野馬傳亦有軍帥將軍此當作帥上書諫曰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
河海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而望其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更始怒繫
淑詣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赤眉西入關立劉盆子更始降奉為長沙王後繼殺之

五柱元年將北都洛陽而三輔吏士東迎及至洛陽遣光武鎮慰州郡考饗黜陟○二年立光武為蕭
王悉令罷兵光武更貳於更始並見光武化將軍會其懦弱見辭武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漢起驅輕熟烏合之眾不當天下萬
分之一而往誦之所及與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首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
會也夫為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於前善曰陳項且猶未興况庸者乎

劉盆子

劉盆子城陽景王章之後高帝孫末樊崇起兵於莒同郡人達安甫父曰柔道字從尋音麻字自從東海

人徐宣各起兵從崇通相與為約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貢父曰案三老漢小吏名或卿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所取者為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為史字年史起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據前書言盜賊置稱巨人名此為巨人名亦誤也當作臣

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通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大破丹匡軍西攻長安與更始諸將連戰村勝眾遂大集通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恐畏欲啼入長安城更始來降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菹根蒲菹曰蘆菹菹步北反字或作菹捕池魚而食之盆子使中黃門廬之赤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後赤眉出關南向帝自將威兵以邀其走路赤眉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通將盆子肉袒降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當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錘鍾繆中俊俊者也鐵之錘錘言鐵有剛利也俊好貌也帝憐盆子賜焚陽均輸官地以為列肆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闕假我風雲始順歸恩終然崩分赤眉阻亂盆子操符雖盜皇器乃食均輸

王昌

王昌一名趙國邯鄲人素為卜相工明星應常以為河北有天子氣詐稱成帝子子輿趙縲王子林景帝世孫率車騎數百人邯鄲立即為天子漢兵拔邯鄲斬之

劉永

劉永梁孝王八世孫更始即位永紹封為梁王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光武遣吳漢圍之永將斬永降

龐萌

龐萌山陽人更始以為冀州牧將兵屬謝鯨鯨敗乃歸降光武以為侍中萌為人逆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帝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忘其言乎老賊當族且各驅兵馬會睢陽大破之

張步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眾眾據本郡劉永立步為齊王據郡十二敗奔拔臨淄步兵大敗乃降封安丘侯後奔逃斬之

李憲

李憲潁川許昌人莽末據盧江建武三年自立為天子光武遣馬成奔拔之憲亡走其軍士斬憲降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更始立拜漁陽太守及光武鎮慰河北以書招寵會王郎立寵發步騎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賜號大將軍還圍邯鄲及王郎死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疑之不能滿遂反自立為燕王寵蒼頭斬寵降

盧芳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方由是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三水豪傑立芳為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遂立芳為漢帝建武十六年請降封代王後復反匈奴遣數百騎迎芳芳留匈奴中病死

論曰傳稱威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
 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如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國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又況其子孫
 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前文曰共工國上少一字因時據據苟志縱
 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極強歲月之間極強謂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
 贊曰天地閉革野戰羣龍羣龍起也昌芳昌芳附詐染齊連銜龍自燬地地燬憲靈深江江起處實惟非律代委
 神却

隱居五高

隱居字孟天水成紀人季父在素景以開莽兵賊乃謀起兵應漢成謂葛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
 將軍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移撤即國曰漢復元年據天水更始敗士大夫皆歸葛素素謀於定士
 傾身引接為布衣爰由此名震西州○建武二年鄧禹西擊赤眉裨將馮異引兵叛禹西向天水葛逆擊
 破之禹承制遣使持節命葛為西州大將軍葛既有功於漢葛者多勸通使京師葛乃上書詣關光武素
 聞其風聲報以殊禮用敬國之儀五年乃遣長子入侍封鎮羗侯○葛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
 願專心內事遂說葛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非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東連河山元請以
 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當春士馬據隄自守關王不成其弊猶足以
 霸秦之魚不可脫於滿神龍失勢如蛇蝎同氣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然猶負其險欲專制方面六年
 關東悉平帝精苦兵附以葛子內侍公孫述據邊垂乃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牒書關蜀告示
 禍福帝稱葛長者務欲招之會公孫述寇南郡今制乃認葛伐蜀葛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帝知其
 故不為用巨欲討之巨謂遣賊奔等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書喻旨葛疑懼即使王元據隴城稱臣

於公孫述帝乃率諸將西征之器奔西城於是使吳漢岑彭圍西城置病恚憤而死子純立耿弇等攻破
落門純降名九

論曰隗囂叛亂假制明神道夫創圖首事有以鐵其氣矣終於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
有百二之勢秦地險固二萬人區區兩郡天水以禦重堂之鋒至使窮廟萊塢征徭身歿眾解然後定

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樓有四方之傑士至獲死絕元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蹇躓業謝則慶生
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命會待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嘆乎言不遇光武為歎則不謝西伯也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哀帝時以父任為郎補清水長清水屬天水郡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

葭葢不穀郡州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正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曰卒正○及更始立述恃其地險眾附於

是自立為蜀王李熊說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

利浮水轉漕之便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

成功之資今君王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建武元年述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起

成都故號成家色高白建元曰龍興蓋有益州之地六年述廢銅錢置鐵錢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

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兵引議記數移書中國冀以感

動眾心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域邑皆閉門降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述曰廢與命也豈有降天

子哉九月吳漢兵守成都述自將攻漢漢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胸墮馬死

互註脩飾邊幅曰子陽井底蛙而妄自尊大詳見馬援傳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番禺山圍以為名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

處達非王化之所先乎。遂雖為漢吏無所憑資，徒以文俗自喜，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際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懸魏侯也。魏侯，泮西河而下曰美哉，平對曰在德，及其謝臣屬，奮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吳王孫結泥首而歸，王濟不在險，贊曰：公孫習更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跼，天數有違，江山難恃。

齊武王續 音行 孫姓 姓弟復

齊武王續，字伯升，光武之長兄。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於是自發春陵子弟，誘新市、平林、兵合軍而進，與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賜陳濟、阜軍散走。遂斬阜、賜，伯升遂自號柱天大將軍，莽素聞其名，大懼，購伯升邑五萬戶。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眾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夫望。○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軍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由是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申屠建隨獻玉玦。玦，決也。令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樊豐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伯升部將劉縯、嚴、滎、陳、曄、圍、勇、守三軍，關吏始立怒，更始心忌之，以縯為抗，戒物軍糧不肯拜，更始先收縯將斬之。伯升固爭，更始并執伯升書之，建武二年，追諡為齊武王。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慕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下客謂毛遂

其應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接獲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故
岑彭以顯義彭守宛食盡律法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封彭為建德侯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處遠禍發
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蟻為戒益畏此也左傳曰蜂蟻有

北海敬王睦伯升孫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顯宗在東宮尤見章侍人侍誦誦出則執轡中與切
禁網尚濶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
終始論又善史書世以為楷則臨邑侯復睦弟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謀舉事輒令復與睦共與班
固賈逵共述漢史傳發等皆宗事之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早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李通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好星
歷讖記為王莽宗卿師通素聞守讖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徑迎
光武具言讖文事遂相結定讖議舉兵莽悉謀守南陽李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通因學光武兄弟伯
姬是為蓋平公主光武即位封國始侯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脩宮室起學宮拜大
司空通布衣鳴義助成大業重以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勢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
乞骸骨帝聽工印綬以特進奉朝請卒

且註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思遵其厚復傳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
命聖人難言之况乃僥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繼德謂讖文也每之言望史記曰代有無望之福又有無妄之禍汗滅親宗以缺一切

之功哉一曰謂權時也昔蒙殺負書不徇楚難吳師入即蒙投奔入官自強次之典逃於雲華之中後昭王及即五官失法百姓亦蒙投獻與五官謀法百姓大化封之執圭執圭曰乃社稷之臣也即墨用齊義燕昭王伐齊下前七十餘城其不下者惟與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遂棄於歷山即墨用齊義燕昭王伐齊下前七十餘城其不下者惟後所彼之趣舍所立其始與通異乎

王常

王常字頽卿潁川舞陽人王莽末與王鳳王匡等起兵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號下江兵時漢兵敗於小長安伯升即與光武違常壁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運具為丹卬言之丹卬曰大丈夫當自為王常說曰王莽篡位政令苛酷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皆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諸將皆謝曰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合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甄梁丘賜更始立常為廷尉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荀父曰按沛在山東王常此時力運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常詣洛陽自歸光武見常甚歡曰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適召公卿以下大會具為羣臣言常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封山桑侯後帝指常謂羣臣曰此家天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為漢忠將軍遣南擊都奉董訢又從破蘇茂龐萌拜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謂軍期之漢官儀曰御史大夫三獨坐後北屯故安拒虜芳營于屯所臨節侯

鄧晨

鄧晨字儻卿南陽新野人世吏二千石光武嘗與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譏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笑晨心獨喜更始立以晨為常

山太守會王即反光武自剗走信都晨亦請從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部為我北道主人過
遣農歸即光武追銅馬於冀州晨遣妻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拜晨汝南太守與馮郁破數千項田馮郁
在今
汝州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行它郡封西華侯卒諡惠侯

宋欽許及反

宋欽字君叔南陽新野人父嬰光武祖姑生欽光武拜欽太中大夫時方以隴蜀為憂欽自請曰臣嘗與
隱翼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關以丹青之信翼必束手自歸則
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五年欽使翼遣子隨欽入會欽為人自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
說皆可棄履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八年欽與祭遵襲略陽伐山關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並
地名南音監至

略陽新翼守將金梁因保其城翼大驚曰何其神也通悉兵圍略陽欽與將士固死翼當殺攻之自春至
秋其士卒疲翼帝遣大發兵自將上隴翼東潰走圍解於是置酒勞欽班坐絕席在諸將之亡○初莽世
羌虜多叛而隴翼招懷其酋豪遂得為用及翼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欽擊羌於金城大破之隴
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欽乃傾倉廩蠲運諸縣以賑贖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欽
攻公孫述將王元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欽欽自書表曰臣夜為賊傷中臣誠
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熲嘗總可任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投筆誓
刃而絕帝省書覽涕贈欽征羌侯印綬詔使曾孫歷

論曰世稱宋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廉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
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宋應甲安帝順帝

來應字伯珍少襲爵延光二年遷太僕安帝乳母王聖及江京樊豐誣譖太子乳母王男男幽死太子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構譖太子帝怒廢太子為濟陰王歷通結薛皓等十餘人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詔曰應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譖譖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朝廷屢開言路故且一切假借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各稱自引起應獨守關連日不肯去帝大怒適免應官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

贊曰李鄧憂贖全家從識鄧晨氏以吏二千石為奉李通家富為難少公雖早索卿未驗而李守被誅是未驗也王常知命功惟帝念款款君叔斯言無玷方獻三捷永隆一劍

鄧禹 子事光武明帝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立豪傑應舉禹為不從及關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鄧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真封拜生逢來靈欲仕乎禹曰不願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貴父曰按文多一禹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功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問語禹進說曰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興定計議○王郎起兵光武自剡至信都禹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令始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叛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光武善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遣西入關王匡等合軍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戰罷諸將見兵勢已摧勸禹夜去禹不

聰明日發玄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復更理兵功家明且臣患軍出攻禹禹大破之遂定河東○先
武即位使使者拜為司徒宋曰禹欲定孝與朕謀謀雖在法賊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
破軍平定山西功致尤著百姓不稅五品不誦汝作司徒敬敷五教正賞封鄒侯食邑萬戶敬之哉禹時
年二十四○赤眉入長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來勝緣冠而師行有紀望望風相攜負而迎軍
降者日以千數象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位節惟性以勞宋之父老重推委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
於是名震關西○諸將皆勸禹進攻長安禹曰赤眉鋒銳未可當也吾且休兵養士以觀其弊適可圖也
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栒音同地則考異曰東紀禹曰禹書每至故曰無與者赤眉力許世祖賜禹書者
兵不攻長安不容有此語二年十一月起和禹還乃曰母與軍臣亦歸衆死也
帝以禹久不進兵下勅曰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禹猶執前意乃徵兵引穀歸至大要遣馮愔守栒
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歌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帝又曰栒士遠使以聞由是
自六子矣不用帝字明許時赤眉西走扶風禹
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興士卒鵠祠高廟循行園陵為置史士奉守焉○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之
會而赤眉復遣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麥菜帝又曰栒文多一者字軍自飯偏神
皆食麥菜若者字則以有不飽者
帝乃徵禹還禹歎於受任而功不遂歎以饑卒戰戰不利遂遣詣宜陽謝上司徒侯印綬有詔歸侯
印綬建武十三年天下平定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禹內文明篤行海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
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閻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
重之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太傅進見東向臣當北面尊如
有北令東向其見尊容覺證无天子訓

且註承制遣使持節命隗囂為大將軍蓋過上書詣關見隗
舉兵漢以發幽州兵見漢舉寇恂以守
河內見之與曹復並剽甲兵敦儒學○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忠直甚厚並見
見漢帝與功臣謀語曰
諸卿不遭際會自度將何所至禹曰臣少嘗學問可即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卿志行修慝何

為不據功曹

並見馬武傳論

赤眉暴亂而禹不能定大為赤眉所散

見馬武傳

禹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受一

人後世必有與者

後漢書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處釋徒步方音曰獨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拘邑兵散宜陽境龍章於終朝魏書反就侯服而卒嚴榮將之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鄧訓 高第六子事顯宗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少有大志不好文學顯宗以為郎中訓樂思下士士大夫多歸之○建武三年上谷太守任龜欲誅赤沙烏桓惡恨謀反詔將黎陽營兵屯孤如以防其變龜孫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連獲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糧老幼樂隨訓從還解卑關且威恩皆不敢南○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奐誅燒當種羌漢書由是錄羌大怨謀欲殺訓送之公卿舉訓代牙為校尉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將兵者二三千騎漢書訓曰胡前書皆但言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犯兩端前漢書之漢亦壯收其用時送吾子送唐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使魯月氏胡訓擁衛務故前漢書故也令不得戰該者以羗胡相攻縣官之利以惠伐夷不宜禁護訓曰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思信不厚耳今因其迫多以能懷之眾能有功還關城還羗胡責子內之嚴兵守衛羗掠無所得因解去由是漢中諸胡中胡皆言漢文帝以惠我費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關門內我妻子過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惟使君所命訓固發胡兵擊逐唐攻之於是解縛歸附威信大行○訓雖寬中容眾而於關門甚嚴死義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授以溫色病卒官于郎

鄧騭 第五子事母至孝

騭字昭伯女弟和無異后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殤希崩定策立安帝騭護遜不欲久在內家遷第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弟惔惔侯弟業侯惔侯等辭讓至於五六通許之時遭元二之災元二即古書字當再讀者即災上字之下為小二字盜賊羣起騭等崇節儉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李邵等列於朝廷薛彤震未寵陳暉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元初中惔卒○自祖父禹教訓子弟皆遵法度檢勅宗族閭門靜居太后崩宮人先有受許者懷怨恚因誣告惔先謀立平原王帝追怒惔等免官歸故鄆騭與子暉不食而死○鄧氏自中興復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十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諺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臺榭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釁後主以至顛沛者其數有可言焉教總理也其故也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外戚之家承階寵於先帝不能情疎禮重而枉性之理可得言焉來寵方授地既害之思於後主破權勢先在其身情疎禮重而枉性之後主枉其本性與之圖謝讒亦勝之悲哉謝讒亦勝之悲哉惔惔兄弟委達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王立而致致親奔趙趙王曰爾可圖乎殺使而赴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交於他國沒身不忍謀趙徒謀其後相乎

冠恂

冠恂字子真上谷昌平人世為著姓為郡功曹太守狀况甚重之王即起遣將徇上谷急况發兵恂說况曰即耶拔起難可信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舉附也况通恂南及尤武於廣阿拜恂偏將軍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先武南定河內而未萌等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先武難其守恂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今河內帶河為國戶口殷實北通大塞南

追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迺拜恂河內太守

通鑑考異曰恂紀鄒萬初見王於鄆即言欲據河內

至是又云更始武陰王季孫據洛陽而書謝射豫都各十餘萬眾王恩為河內之憂矣漢之能御眾之矣
先為吾河內備高祖之有關中關中非蕭何誰能鎮一方是然高祖無西顧之憂矣漢之能御眾之矣
復得吾河內魏即因故守之以比關中非本心違謀即次指取河內之令依范書為之
謂恂曰河內完富

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

北渡而已先武於是北征庶代恂移書屬縣募兵肆射肆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淇園竹養馬二

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先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將兵攻溫恂擊破之自是洛陽震恐

城門晝閉時先武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冠子翼可任也諸將軍皆困上尊號於是即

位時軍食急乏恂以糞車驅駕轉輸前後不絕糞車人挽行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慰問○建武

二年拜潁川太守封雍奴侯嘗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遣過潁川謂左

右曰吾於寇恂并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失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

謀不欲與相見合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

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迺勅屬縣具儲酒膠一人兼二人之饌恂迺出迎於

道稱疾而還復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遁去恂遣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

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分猶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三年拜汝南

太守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迺脩榭校教授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學焉車駕嘗臨焉而潁

川盜賊羣起恂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雖勤故狂狡乘間相誣誤耳注亦誤如聞乘輿而向

賊必惶怖斂死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迺留恂○

陸異將高峻據萬平第一萬平有城帝遣恂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解禮不屈恂怒

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積兵萬人年多糧食西逼關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殺其使無過不可乎恂却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殺之矣彼陰是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將是曠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拘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固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諡威侯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解左傳晉先武子何者名其子女子曰吾夫子曰吾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惟君子

乎子曰伯也叔齊不念德也怒是周舟吾於冠公見之矣

贊曰元侯湖謨通作司徒明啟帝略華定秦都勳成知漢靜其知禹子翼字溫蕭公是城營丘韓宣以

集鴻烈誅文屈嘗有斷有折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六

列傳

馮異事七次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攻父城不下屯兵南車柳在父城界異間出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從光武因薦異得免孝異曰異願歸據五城以報功報德及光武為司徒授尉道經父城異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異為主簿光武徇河北異因進說曰天下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暴虐百姓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樂附之氣乃見湯武之人久飢渴易為充飢宜急遣使宣屬徇行即據理免結布惠澤

光武納之還裏來侍撫循屬縣因徒存遺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及王郎起光武自刺東南馳養復軍舍者以至饒陽無事義功時天寒烈風雪飢饉異之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復解至南宮名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導情空舍異地新節高熱火也光武對寢煖衣異復進麥飯芻屑困復度庫汜河至信都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讓軍中號為整潔無所止合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居櫛下車中號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器屬車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因從平河北更始遣李軼未領守洛陽光武將北徇乃拜異為五津將軍統軍河上異遣李軼書曰黑闇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長安壞亂綱紀已絕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更使不羣百姓感懼雖雖此舉周不足以喻李文城能定天下計姓字轉禍為福在此時矣敕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多言致異因此得渡河華嶺○諸將勸光武即位光武曰我昨夢華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憤之性也異遂上議並號建武二年封陽夏侯引擊陽夏賊嚴終趙振破之少一軍字也漢中書引○時赤眉暴亂鄧禹不能定遠異代禹討之重置送至河南勸異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諸將引曰關東好廢掠卿未能御吏士今自脩勸異高郵縣所苦異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德愛養遠近皆樂歸降

司馬溫公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時維思我後惟求定宜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審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三年春拜征西大將軍會鄧禹引歸與異相逼禹與異共攻赤眉異曰賊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雖卒用兵破也上令使請將屯通池要異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不從遂戰大為所敗異

棄馬步走上回駱陔歸營收其散卒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大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潰降墮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駱終能奮翼運池可謂夫之東瀛收之桑榆桑榆也時眾寇猶盛異乃稍誅擊去豪傑不從合者復當降所有功勞者咸行關中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百姓歸心號為威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懼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辜享豆粥薄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指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楛車齊國賴之管仲將兵進營通射桓公中鈞後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

難小臣不忘巾車之恩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後諸將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捕邑隗囂乘勝使其將取拘邑異擊破之於是北地諸豪悉降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意諷節侯

長子彭嗣彭子普嗣有罪國除○永初六年安帝詔曰昔我光武受命中原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微至也上光耀萬世社祚流行垂於罔極子末小子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按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或至乏祀朕甚愆之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彭光武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棘北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亡歸宛城守漢兵攻之彭舉城降更始封歸德侯會春陵劉茂起兵彭適從河內太守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迎降拜彭刺姦大將軍使督祭眾營○光武即位拜廷尉與吳漢等圍洛陽朱潁堅守不肯下帝令彭說之潁曰大司徒被害時請與其謀與音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不忌小怨潁今若降官爵

可保況誅豈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蕭頡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蕭見其誠即降○建武二年遷征南大將軍南擊秦蠻豐拒彭於鄧數月不得進帝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適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封舞陰侯○初彭與交趾牧鄧護厚善與護書陳國家盛德又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護與江夏武陵交趾太守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等乘枋單下江關枋單以竹木為之浮於水枋船字單步住反遂據荆門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楹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裝直進樓松宵突露橈橈數千艘與吳漢賊宮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梓卒梓卒持船吳漢以梓卒多費糧殺欲罷之彭上書言狀帝報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迺晨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奇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彭長驅入江關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護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縣行太守事彭乘利攻破平曲述使且將延岑悉兵拒廣漢又遣侯丹拒黃石彭過多張疑兵使賊宮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都江襲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絕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關而惡之欲徒會曰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却殺王任貴關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諡壯侯蜀人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

獻尚安帝妹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三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枳
喻臣也我有蕓賊岑君過之蕓賊喻君杓吠不驚足下主麓麓毛也犬無道含哺鼓腹馬知凶災我喜
充斥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於音為歲許宜反

賈復事光武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少好學習尚書蓋陰平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
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更始立歸漢中王劉嘉以為校尉復見更始政亂遂辭嘉北渡河及光
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功道光武解左騶
以賜之勝者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鄆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
擅除○從擊青犢復被羽先登羽羽為旗所向皆靡諸將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
創其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
生男邪我女婿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痊愈○光武即位拜執金吾封冠軍侯更始郎王尹尊及諸大
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迺以檄叩地曰郎最強宛為次誰當擊之復
率然對曰臣請擊鄆帝笑曰執金吾擊鄆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鄆連破之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
未嘗敗數與諸將清圍解急身被十二鎗帝以復敢深入帝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
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自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
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通與鄆禹並剗甲兵敦儒學剗剗也剗帝深然之遂以列侯就第復劾
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閤閉養威重未祐帝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
侯惟高密高密固始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思過深厚卒謫則侯子宗

賈宗

宗字武穆肅宗封即墨侯少有操行多智略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奉運轉相監司以捕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宗兼通儒術每議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卒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惟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方城山名在今唐州方城縣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異之不伐岑公之善信適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技能對成建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受柏人地名高祖嘗宿曰柏人者地豈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實高之事豈幾慮自有明感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軍更征南宛賊奇逢震敵遠圖謀國

吳漢 事光武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莽末犯法亡命至漁陽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趙間所至皆結交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素聞光武長者獨發歸心乃說漁陽太守彭寵寵遣漢將兵而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漢偏將軍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數相薦舉乃得名見遂見親信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聞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兵騎光武北擊虜賊漢常將突騎為軍鋒數先登陷陳○光武即位拜大司馬封虜平侯奉命會苦園祿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救虜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墜馬傷膝還營建才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眾心懼矣漢迺勸諸將而不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眾雖多皆奴掠虜豈勝不相讓賊不相救非有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

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齊鼓而進建軍大潰○時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

五姓蓋當土寇宋 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高反者皆守長罪也過務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

中五姓大喜即與相率歸降諸將過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建武十一年伐公孫述戰於廣都城

都之關八戰八討遂斬述首傳送洛陽○十五年復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

常關以東漢文曰按文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惻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懼懼失其常

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脩戰攻之具通數曰吳公差強

人意恐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辨嚴之日羅即世也此明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及在朝廷行江謹質形於體貌病惟斤斤察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不足

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闕所故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

下慎無赦而已竟謚忠侯

且註世祖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羣臣所推惟漢及景丹帝曰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迺以漢為

大司馬見傳及發十部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襲其眾○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之吳

漢屠成都見光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實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真漢

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樸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樸者

以不足取信矣

蓋延字巨卿漢陽安陽人身長八尺臂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

即中列據非一延並為之故言恩王郎起與吳漢同謀歸光武光武即位以為虎牙將軍封安平侯還南擊救會稽攻酸
 巢封丘皆拔可無一之字其夏南伐劉永圍於睢陽夜梯其城入永引兵走延追擊大破之又與苗憲
 戰或日數合頗有尅復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

陳俊事光武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江夏郡有鄂光武徇河北以為安集掾從擊銅馬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
 接短兵所向必破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退入漁陽俊言於光武曰
 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賊至無所得遂散俊光武謂
 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建武五年琅邪未平乃徙為琅邪太守行大將軍事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
 賊皆解散詔俊傳尊征責徐俊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奮
 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自海徂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封祝
 阿侯

臧宮事光武

臧宮字君翁潁川邠人少為縣亭長游檄郡有潁字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
 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從破薳賊數陷陳郢敵拜為輔將軍○將兵屯路越時公孫述將
 田戎與彭岑相拒於荊門彭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奉輸車數百乘至宮
 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舉牛酒
 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陳所反響賜射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公孫述將延岑感兵於沅水宮晨夜
 進兵因從擊破之音又曰按從擊自是乘勝追非降者以十萬數時吳漢亦追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

馬旌旗甚盛乃乘兵成都下至漢宮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度城下當掃蕩重
行當照然窮寇難量遂欲從他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與漢並滅公孫述封朗陵侯○
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而後匈奴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曰常勝之家難以
慮敵吾方自思之宮乃與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稱首安則侵邊令人憂疾犯冒雖赤地
覆國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厄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
臨塞喻古烏桓鮮卑攻其左發天水隴西羌胡舉其右如此非虛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
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與人無德
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一有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矣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遠政
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危務遠者疆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今國無善政凶變不息百
姓望惶人不自治而復欲遠者地也○宮曰匈奴○中警備備關之事恒多失官舉天下之半以滅
大寇豈非至亂於此其中不○

論曰中興之奇節

○忠義慷慨重紆路陵州縣天子朱統諸侯赤

○及所以錄錄名詭譎千隊不摩○天子朱統諸侯赤○天子朱統諸侯赤○

帥曹其幹壯斯誠雄心而武之號先志散其之日○天子朱統諸侯赤○天子朱統諸侯赤○

光武當黃石在○天子朱統諸侯赤○天子朱統諸侯赤○

城之圍忍傷○王之號○天子朱統諸侯赤○天子朱統諸侯赤○

敗命華光武

○天子朱統諸侯赤○天子朱統諸侯赤○天子朱統諸侯赤○

十七史詳節

卷六

東漢

二十一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父況以明經為郎學老子於安丘先生

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北人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丈人後為朔調運

率

按改上各節曰率朔調守日進率弇少小學習父業常見郎尉試騎士

實父曰按漢明郎試騎士試後人不曉安改為弱建旗鼓肆馳射由

是好將帥之事莽敗况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詣更始以求自固之宜會

王郎起兵邯鄲會道湖光武在盧奴乃馳謁光武謂者門下吏

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弇因從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欲而

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不往

不足慮也光武曰

也會刺中亂光武從山

見光武感聲曰盛乃遣使立光武為肅王令罷兵持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温明殿

因說曰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眾

而定關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

幽州十郡兵引而南光武即位拜為建威大將軍

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詔弇進討張步弇率勳引兵而東安

之乃分兵屯祝阿弇擊祝阿拔之時張步都刺使其弟監守西安請郡太守

西安城小而堅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通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

將皆暮食

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發為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監與乘臨絕必復亡去所請一而

得二者也遂攻臨淄拔之入據其城藍懼遂亡歸劇安乃與重異等兵重異名攻奔會先出淄水上與重異
遇突騎欲縱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激其氣迺引歸小城陳兵於內安氣厲直攻奔營與劉
歇等合戰奔視歇等鋒交迺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大破之飛天中奔股以佩刀截之時帝聞奔為安所
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驪酒以
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後安日卑駕至臨淄營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
下以闕基令將軍攻視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擊安已降將軍獨拔勳敵其功乃難
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落落難合有忠者事竟成也奔因復追安肉袒負斧
鑕於軍門示必死也齊地悉平奔凡平卽四十六層城三百未嘗挫折况病奔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
藥當代以為榮况卒謚烈侯奔卒謚愍侯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陰侯 奔決策河北名者明也 奔決策河北名者明也 奔決策河北名者明也

定計南陽亦見尤武之業成然奔自剋拔全齊而無尺寸功夫豈不懷思慮也 將時之度數思慮也 將時之度數思慮也 將時之度數思慮也

獨能隆也

耿國 聖明帝

國字叔慮東觀記 奔弟父况卒國於次富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為中郎將時烏

桓屢寇外境國素有善策數言遣軍備器之及匈奴真難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獨并

禦北夷議者以為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塞

今東并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關之警有警急則 萬世有安寧之策也贊文曰

有字錄上言無送帝從其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于東

耿秉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帶邊陲不益其惠意在匈奴以戰去戰威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拜駙馬都尉與竇固等俊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警有塔當謀立成士卒皆樂為死卒謚桓侯匈奴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黎即私反

耿種

種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東騎將軍竇憲擊匈奴轉東騎都尉種父曰種官無車三平憲復出河西以變為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送斬關氏名王單于脫亡盡獲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索邑侯

耿恭 耿种 肅宗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劉張擊車師恭為司馬破降之以恭為戊己校尉音父曰校尉本是兩校尉故耿恭關寵各為一校今都為戊屯後王部金蒲城關寵屯前王柳中城恭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遣子入侍北單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後王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據戰以毒藥傅天德語匈奴曰漢家前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瘡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因迺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遂於城下掘

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穿馬糞汁而飲之詳前恭仰歎曰聞昔武師將軍拔

佩乃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適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噴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

運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明遂引去會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食盡窮困過煮鹽

督食其飭恭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

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怒益兵圍恭關上書

求救肅宗遣耿秉屯酒泉遣秦彭王雲發兵擊車師攻交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通分兵二千人迎恭

關門共相持涕泣遂相隨俱歸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

履穿缺形容枯槁鄭取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眾鑿山為井煮芻為糧出

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詔立
奏恭節過蘇武且蒙爵賞於是拜騎都尉遷長水校尉副馬防討西羌 初恭上言嘗融昔在兩州甚得
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園即其子孫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防屯軍漢以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李譚承旨
奏恭不憂軍事生徵下獄免官卒於家 耿氏自中興以後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
人到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如毛羽海不為大漢羞後曉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
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魯大夫曹卞一曰曹沫齊桓公與魯社公會於柯而盟相如申威
於河表益以決一日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有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故填
守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數息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各一牛天四各八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
贊曰好時經武能責能兵往收燕卒集漢書請開越殿職酒香廷况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

此凶秋

秋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是祥然保塞自守北虜遠遁

東洽胡情憂單虜避懷懷伯亦枯泉飛渡